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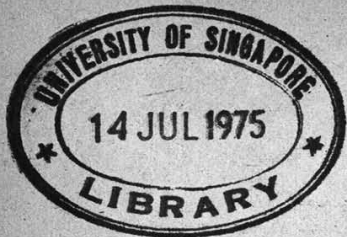
# 蕉風月刊

269期 一九七五年七月號

143420



KDN 8577 · BULANAN CHAO FOON · JULY 1975 · \$0.50 senaska <sup>5</sup> 36



5201.53  
3600

143420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9期 ● 一九七五年七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 ■散文

木碗之歌·黃繼豪·44

疲乏的馬·溫任平·45

巴士司機·林山樓·48

---

### ■小說

麗人行·鍾瑜·49

黑令·宋子衡·57

野鴿的行程·謝清·65

---

### ■詩

終站·黃繼豪·69

星期旅征·林鶴華·72

---

### ■戲劇

招魂·張瑞星·75

---

### ■風訊·編輯室·82

# 蕉風月刊

二六九期

## 目錄

---

■封面設計·寧可愉

---

■訪談

訪陳瑞獻談法國現代畫展·林子惠·5

---

■論述

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回溯·溫任平·12

短短的感受·江南風·21

形神和哲學·鄭百年·24

---

■專欄

旅加雜感(閒思錄)·黃潤岳·29

輕描集·邁克·82

---

■詩

掛衣記·溫瑞安·34

---

■散文

鬧鐘·陳政欣··42

---

青臉人（法國現代畫展展出作品之一）



Gaston Chaiseac 作

林子惠

# 訪陳瑞獻談法國現代畫展

---

由新加坡博物院暨法國大使館聯合呈現的「法國現代畫展」業已六月六日下午正式開幕，展出六十五幅由近代法國著名畫家創作的佳作，為時三星期。為讓聽眾了解展出情況，新加坡華語電台「美術圈內」訪問了法國大使館新聞處秘書陳瑞獻。以下是訪談記錄。

---

問：請問主辦這個「法國現代畫展」的目的是什麼？

答：為這個畫展遴選作品的法國藝術評論家Jean Sola在展出序文裡說：東西方人要了解彼此的藝術，向來都很困難，因為地域不同，不容易了解彼此的藝術發展情況與各個階段的特色，而且，要了解就必須對彼此的藝術傳統、思潮與慣用的技巧等方面有所認識。所以，要讓東西方了解彼此的藝術最簡便的方法就是交換作品，相互觀摩。主辦這個「法國現代畫展」的目的我想就是這樣。或者說，這是文化交流的方式之一。

問：請你談一談這個展覽的內容。

答：這是一個巡迴展，上一站是吉隆坡。它是由法國外交部的藝術活動小組所籌辦的，而在新加坡的主辦當局是新加坡博物院和法國大使館。被選參加的畫家共有卅七位，每位一件到兩件作品，作品總數是六十五件，幾乎都是油畫，只有一小部份是膠彩畫。畫家中，有新起的年青畫家，也有名重國際藝壇的年長的一輩；在本地，這是至今規模最大的而且是真正有代表性的法國現代繪畫作品展覽。

問：我們能不能從這個聯展看出某種藝術的趨向嗎？

答：我們很難在一個集體的展覽中看出畫家個人風格的形成和發展，因為每個展出的畫家的作品不多，觀眾只能組成一個片斷的印象，除非你平時對他們的作品有所注意。不過，聯展的好處是能夠顯示出一個主要的藝術趨向。這個「法國現代畫展」所代表的是「巴黎畫派」末期的主要藝術思潮。

問：那麼，什麼是「巴黎畫派」末期的主要藝術思潮呢？

答：巴黎是藝術家的聖地之一，也可以說是一個藝術的大屠場，從世界各地來到這裡朝聖的或者碰運氣的藝術家多得不得了。法國近百年來的藝術成果並不是純粹由法國本土的藝術家所創造出來的。「巴黎畫派」只是一個泛稱，指的是從世界各地來到巴黎藝壇與法國本土藝術家一齊闖天下的一群藝術家的所作所為，其中包括 Picasso, Modigliani, Miro, Chagall, Ernst 等人，這幾位都不是法國人，而在後來都成爲世界藝壇上的扛鼎人物。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巴黎畫派」這個名稱又被擴大應用，用來指在巴黎的所有從事有創造性活動的藝人，音樂家也包括在內。Picasso 已經過世，跟他同時代的前「巴黎畫派」的重要人物有幾位還健在，他們都是大師級的人物；他們的作品都不在這個聯展中出現。在這個聯展中出現的頂尖人物，都是「巴黎畫派」第二期也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嶄露頭角的畫家，包括 Schneider, Poliakoff, Hartung, Soulaiges, Manesier, Vieira Da Silva。

在廿世紀的西方，藝術運動如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表現派等等都或多或少滲

有抽象形式的實驗，寫實主義完全被推進歷史的遠景之中。現代藝術的興起，其最大的意義是對創作自由的全面肯定；這種自由的爆發，也帶來了創作媒介的大革命；新觀念的產生，新手法的實驗，新材料的應用。但是，在這五光十色的材料的大混用之中，有一群畫家對純粹繪畫形式，興趣一點也不減低；這些人的畫風又多半是建立在曾經給藝壇帶來重大影响的抽象藝術之上，而後加以推廣發揚，終於形成獨特的面貌。

在這次展出的卅八位畫家當中，只有一半是法國本土畫家，其餘都是移居或入籍法國的外國人，這又是「巴黎畫派」精神的充份表現；除了新起的年青法國畫家如 *Laurent Hours* , *Alain Leslie* , *Alain Le Yaouanc* 等位多少還在作品中肯定具象與想像的優越素質之外，其餘的作品有三分之二是抽象畫，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聯展的主要面貌是抽象畫。

問：你能進一步談談抽象畫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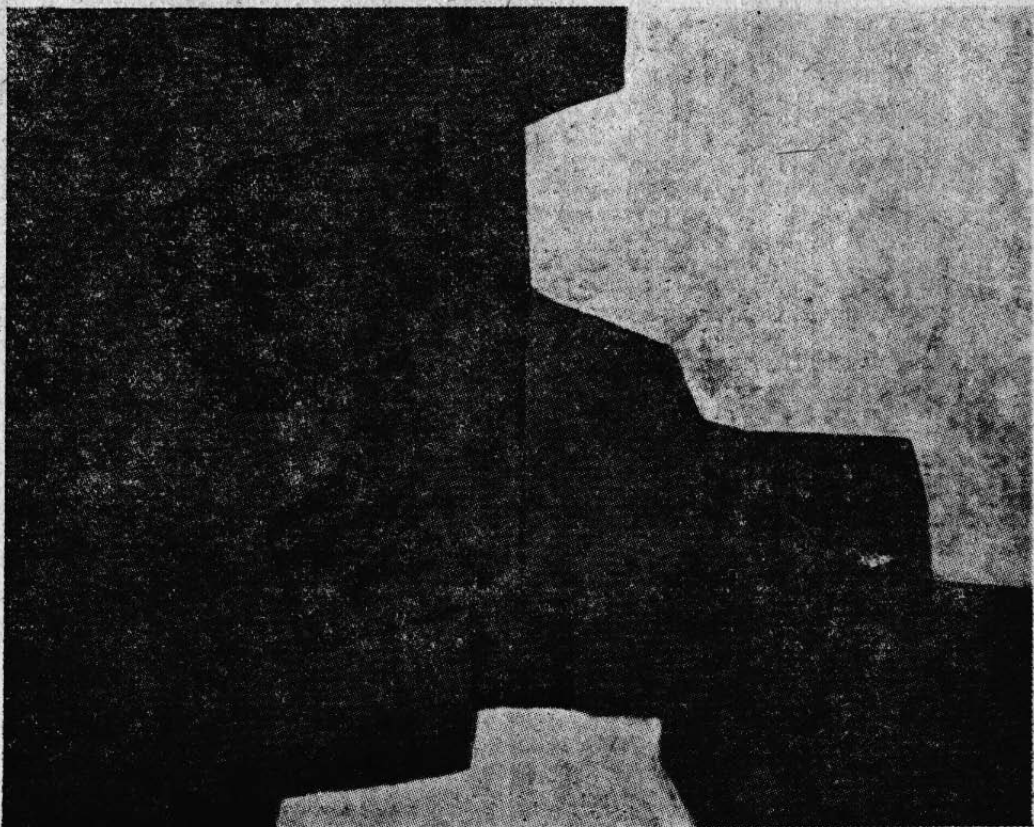
答：抽象藝術的另一面是具象藝術。在藝術家有意識地創作抽象藝術以前，繪畫一直被認為應該以再現自然為目的。抽象藝術的目的不是別的，是線條、顏色和結構的本來面目，它們獨立存在，不必依附在自身以外的物象之上；線條顏色本然的美，就像音樂的音符那樣，儘管沒有意義，却是悅耳動聽。所以，抽象藝術是一種純粹的創造。抽象藝術的擁護者以為：顏色和線條經過一定的安排，能够表達出比具象藝術更好的情緒來。

造化充滿着抽象的元素。抽象藝術家以為抽象藝術早在史前時代已經產生；他們又說：雖然古蘭經禁止人們臨摹造化的形態與實在，回教徒還是創造出了了不起的藝術，也就是說，抽象藝術。不過，抽象畫作為一個意識的覺醒，則是在立體派以後的事。那是在一九一〇年，*Kandinsky* 有意識地作了一張抽象水彩畫。他的獨到眼光帶來了一種覺醒，觸發了現代藝術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動，也創新了人們的審美觀。在一九一七年以後，*Mondrian* 又發展一個純粹知性的幾何抽象世界，與 *Kandinsky* 的抒情抽象主義並駕齊驅，成為抽象畫的兩大巨流。他們的活動到二次大戰時結束。

抽象繪畫是在二次大戰後才成為世界藝壇的重要流派，這期間唯一的接連人可以說是參加這個「法國現代畫展」的 *Hartung*。在戰後的巴黎，走抽象畫這條路的人，蔚為



法國現代畫展展出作品之一



Composition 1964

Poliakoff 作

大觀；後來在美國，也有所謂「抽象表現主義」的產生。與Hartung 同時的這一批新畫家，從戰前的抽象領域脫身出來，在筆觸，設色，佈局等方面注入了新元素，發揮出一種新的精神。這時期的好幾位重要畫家的作品，我們可以在這個展覽中看到。

問：那麼，這次展出作品的代表性呢？

答：這個展覽的規模可以說是相當大的了。不過；一個聯展所展現的藝術情緒未免是混雜的，加上主辦當局與選畫人有個別的標準，以及他們本身的局限，比如說選畫人要選某個畫家的作品，那個畫家却拒絕參加，要求一個聯展比較完滿地展示一些特定畫家的代表作，以及某個特定時期的繪畫進展情況，就不可能了。這情形我們可以從這個展覽的一些例子看出來：Hartung, Soulaiges, Schneider 都出現在這個展覽之中，同時期的另一位重要畫家趙無極却不在場，幾位我剛才提到的年青法國畫家，表現還不錯，可惜有的還沒有建立起個人的風格，比如Alain Lestie，在取材與佈局方面，他還沒有完全擺脫Magritte 的影響。Hartung 應該是我們最有期待的大畫家了，可惜我們看到的兩件作品並不是他的上乘之作。Soulaiges 的作品很有代表性，可惜只有一件。我們心儀已久的另一位結構抽象大師、也就是從幾何抽象藝術出發而在後來成爲視覺藝術的先驅之一的Vasarely，在這個展中却由他的兒子的作品所取代。Et Schneider 的作品只有一件，這一件又不是他的代表作，Miro 給他的影响一眼就可以看出來。Vieira da Silva 的兩件作品也不是她的成熟時期的作品。不過，整個看來，這是一個盛大而有價值的展覽，特別是對於一般不太熟悉法國現代畫的觀衆，這是一個很好的入門。此外，我們也可以趁此機會認識幾位在當代法國負有盛望的畫家。

問：你能够給我們介紹幾位傑出畫家的作品特色嗎？

答：也許是巧合，在這次展出中有三位畫家 Hartung, Soulaiges 及 Schneider，正是所謂「書法表現」的代表人物。這也許是值得我們注意，或者，最能跟我們取得溝通的一點。所謂「書法表現」是指他們用書寫的方式特別是中國書法的部份用筆方法，把抒情抽象帶入一個新的境界。他們把油筆當作毛筆，寫出具有東方文字的部份結構美而絲毫沒有文

字意義的畫來。這種表現法在歐洲啓用，後來輸入美國，終於形成一股潮流。這類作品的特色是：有草書的飛動速度感，中國寫意作品慣有的空閒結構，用色少，對比強烈，重視筆觸，即興的味道比設計的意圖來得濃厚。

Haring 的構圖與用色比較簡潔與純淨，有些晚期的作品，背景是一片均勻的單色，然然在一個選定的部份畫上一堆搶眼的細線，那種細線簡直可以用作中國蘭花的葉子。Sollages 的主調是黑色，用筆粗，線條佈滿畫面，線邊緣以及線交錯所形成的小空間常有一些特別光亮特別引人注目的白色、淺黃或淺褐色透出來，像是從板橋的裂縫漏出來的燈光。Schneider 的顏色比較雜，草書的筆勢最爲明顯，主調還是黑色；他往往在重色的畫面上揮上一些有飛白感的淺色調。

此外，我們也看到 Poliakoff, Manessier, Singet 等人的佳作。世界各地有五十家藝術館藏有 Poliakoff 的作品。他的畫面是一種內在結構原理的常新變化；不同形式的色塊被一貫地組合起來，亮紅是他常用的顏色。除了大量的抽象畫以外，這次展覽也出現一些超現實主義的作品，比如 De Maria 的作品：他是用精細描繪與奇想設計創造出機械的造型；他的世界是純機械的，有時甚至是神人同形同性論的。

這次展出的作品有一大部份是由畫家本人出借，有些則是從國立現代藝術館及幾家畫廊借出來，非常難得。

問：我們應該從那個角度來看「書法表現」的抽象作品？這種表現法又會給我們怎樣的啓示？

答：中國人看日本人應用漢字，縱然不了解字義，對那種經過長期的孕育而產生出來的新安掛，常常會感到一種不能預期的美；東方人看西方人的「書法表現」，我也想也會有這種感覺。但是，抽象畫並不因此就等於書法，因為書法不離其作爲溝通工具的一套約定俗成的文字法則與基礎，抽象畫不同，它縱使含有符號的元素，那也是高度個人化的。「書法表現」對於縮小東西方藝術欣賞的距離有幫助；同時，它使我們在重新發現東方文字在結構上的抽象元素後，調整我們在欣賞書法時可能產生的一種太過偏重字義的態度

。最重要的啓示是：藝術的創新需要新元素新精神，弘一法師在寫字時經常刻意把特定的筆劃簡化，或者應用已經存在簡體字，加上其他的因素，終於使他的書法具有與衆不同的面貌。

問：作爲一個畫畫的人，你對這個大規模的「法國現代畫展」的總觀感是怎樣的？

答：我剛才說過，這是一個至今規模最大的法國現代畫展。當然，對於那些熟悉西洋現代畫的人來說，這只能算是舊夢的重溫，不一定新鮮，但是還值得回味；雖然他們對展出作品的風格都耳熟能詳，但是還可以看一看原作的筆觸。對於那些不太熟悉的人，這是一個小窗口，可以看看現代畫的原來面貌，我們經常聽到有關現代畫的談論，有的指責，有的讚揚，百聞不如一見，這是自己觀賞自己作判斷的時候。

# 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回溯

七三年七八月間我收到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主辦當局的函邀，出席該項會議。當時，我幾乎不加考慮地就把這件事攔下來了，不是不重視這份殊榮，而是以我當時的經濟狀況，的確沒有可能赴台，先不說在台北的住宿、膳食及其他開銷，單是來回飛機票所需的馬幣一千元（折合台幣一萬六千元左右），就不是我所能負擔得起的。這件事，不知怎地，卻讓天狼星詩社的部份社友知道了，由黃昏星、藍啓元、張筆傲、殷乘風、陳俊鎮爲首，他們私下裏發起了一項捐款運動。這項捐款運動，是由他們數人分別寫信給天狼星屬下十個分社的負責人，請他們在各自的分社裏發動籌款。此項行動我一直被蒙在鼓裏，毫不知情，直到十月五日的清晨，我忽然收到一封掛號信，內附一張七百五十元的郵政滙票，及一封詞意懇切的信，大意是要我無論如何都得赴台參加詩會。收到錢，讀到了信，我實在頗覺左右爲難。詩社的朋友是又窮又年輕的一群，這筆款也不知他們如何辛苦積蓄、節省下來的，我用這筆錢，有些像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衆人的痛苦上；另一方面，他們已把錢籌募到了，不管我同意與否，我赴台的事似乎是勢在必行的了，我如果不去，確也是辜負了大家的一番心意。

猶疑不決了幾近一週，最後我還是決定前去，以後便是與台北主辦當局聯絡，以及辦出

國手續和其他瑣碎事務。此次赴台，前後也不過在台北逗留了十二天。詩人大會偏重形式與宣傳，內容顯然不够充實。而就算形式也漏洞百出，會場混亂、吵雜不堪，各國詩人都自顧自地與朋友談天，這情形大概是因為開會的第二天，有一兩位漂亮的工作組小姐一看到在座的人嘴巴一動，即刻趨前，把食指垂直地放在嘴唇上「噓」個不住，引起大家的反感，而不約而同展開的對抗行動。這件事雙方都有過失，誰是誰非，我也不願置評了。有一件事主辦當局倒是不能辭其咎的。筆者在未赴台之前，已奉函主辦當局的負責人言明要讀一份 Paper 的內容是從中國字的示意作用來探討詩與畫這個問題，十一月十三日聽了葉公超博士的演講之後，我將論文作了一些刪潤，隔天即向負責人重提舊事。我一連重複說了兩次，自己都為自己的過度「熱中」感到臉紅了，對方是不斷點頭唯唯諾諾，眼睛裏却透着大片迷茫，彷彿聽不明白我講甚麼似的。也許是會場上太嘈了，也許是當事人心緒太亂了，看對方神色之懵懵然，不由得一腔熱忱也冷了大半截。這件事當然也沒有下文了。我希望這事件只是一個偶然的例外，不幸的意外，換言之，我希望這盆冷水只是潑在我一個人的身上，而沒有殃及他國代表。如果這情形不幸也發生在英、美或他國詩人身上，問題恐怕就更尷尬了。

在台的情形，我本可以在回到馬來西亞之後三緘其口的，要做一個處處受人歡迎的人，「隱惡揚善」確是妙策。如果我在此歌功頌德，大吹大擂，不錯大家都會皆大歡喜，但是我能够昧着良心盡說些好話嗎？

詩人大會進行着的那幾天，圓山飯店國際交誼廳確是够熱鬧的。但是每次如有代表用英語或其他外國語讀論文或自誦詩作的時候，總會看到交誼廳前面走廊的沙發上，橫七豎八地躺着不少詩翁們，頭枕在椅背彈性極佳的膠墊上，臉孔朝着天花板，嘴巴微張，一呼一吸，一呼一吸，狀似苦練吐納之術；走近細視，才知道他們已酣然入夢，不食人間煙火久矣！他們大概是聽不懂外文，或不屑去聽外文，所以毅然不去受此種「耳聾」，寧願退身至走廊沙發上養精蓄銳。不會聽，而要他們枯坐在那兒凝神靜聆，裝成聽入了任督二脉的模樣，那簡直是受「洋罪」，站在人道的立場，我們完全了解，更願寄予同情，但是，至少至少，這些老先生在決定要會周公之前，至少有那一點自重或自覺，把大衣口袋上那塊矚目的青色代表牌子取下，免得丟人現眼啊！

十一月十三日那天下午，葉公超博士在故宮博物院大禮堂演講，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四十來歲的先生不斷打呵欠，但仍兀自強撐，精神不可謂不嘉；可是坐在我右邊不遠的另一位五十來歲的中華民國代表可就不行了，但見他把身體儘量坐低，頭俯垂在胸膛上，開始還是閉目養神，不一會居然鼾聲大作。禮堂是靜穆的不比圓山飯店的走廊，他的鼻鼾聲在二十尺方圓之內清晰可聞，引動不少人回首尋視，個個都面露嫌惡之色。人疲倦了自然就會打瞌，這是生理現象，再加上語言的不通，更難抵睡蟲的侵襲了，十四日夜晚去台視參觀國劇演出，我就發覺不少洋人頭一衝一衝在打盹，他們一早忙到晚，已經够疲累，再碰上他們無能為力的國劇，坐下來之後就更易昏昏入睡，但無論如何總不致如那位先生在禮堂內那番惡形惡相，這簡直是丟中華民國的臉。當然，這現象不是主辦當局所能控制的，實在主辦當局而在與會者曉不曉得自重重人，不會聽或者沒有興趣聽，就犯不着「附庸風雅」，坐在那兒自欺欺人啊！

當然，詩人大會也不乏出色的地方，開幕典禮就安排得很不俗。開幕儀式是在台北中山堂中正廳舉行，氣象是堂皇的，氣氛是莊嚴的。蔣中正先生的獻詞分別由兩位人士用華語及英語唸出，而無論華語與英語都字正腔圓，使觀禮者不由得不肅然起敬。尤其是用英語朗讀的那位女士，她的英語是我這次赴台聽到的英語當中，除了葉公超先生之外，可算是最好的了。我會在一個下午去過台北幾家大學的外文系走了一趟，也會冒充一個想進系的台北民與一些在籍學生交談過，我發覺大多數學生的英語美國腔極重，就連一兩句順口而出的 *paper* 也是美製的，也許是自己聽不慣，覺得音色很「硬」，就像是嚼隔夜麵包那種滋味。

邢光祖教授及方東美教授與前面說過的葉博士的演講可說是本屆詩會的重頭戲。邢先生的演說在十三日早上，葉先生的演講在當天下午，同一天內要聽兩大高手現身說法，對聽眾而言負擔似乎略重一些。邢先生的演講，廣徵博引，聽他演說，我不由得想起幾年前我在「現代文學」讀過的他的一篇論文：「翻譯的藝術」，後來又蒙余光中教授航空郵贈一冊「中文系教育論集」，更讀到他的不少理論文字，對他推進文學創作，竭力使文學創作獲得學院之承認的熱忱、衷誠以及眼光，感到非常欽佩。不過就文論文，那天他提的論文，中國與西洋的引證似乎太龐雜了一點，思路反而有不能集中的現象，並且他對詩與音樂這個問題似乎

沒有甚麼獨特的見解，加上他的引證多，很容易造成別人誤以爲他在弄弄學識，故炫廣博。不過，在他未登台演講之前，我會與他在國際交誼廳前面走廊沙發上有過半個小時的交談，雖然時間短，談不上進一步的了解，但是在那三十分鐘左右的談話中，我已發現邢先生就算與人交談時也是那麼喜歡旁徵側引的，我想這已成了邢先生個人風格的一部份；或者說這是學者的一種學問、才情的自然流露罷。

從十二日到十四日，晚上的文娛節目都大約從八時開始。十二日晚上有中國文化學院的歡迎晚會，當晚貢獻的主要節目爲民族舞蹈及中國歷代服裝展覽。民族舞蹈中規中矩，贏得了不少掌聲，但並不如何特出；倒是中國歷代服裝展覽構思極佳，最少可讓外國人接觸到中國博厚悠久的文化的一面，服裝也是文化的一種表徵啊。每位出場的模特兒都頗能把握住服裝與動作的配合，出場的每一位又都伶俐熟練，絕無怯場。看着台上一幕幕的歷史片斷，髣髴開就似一個個朝代在身前重演，而古中國是那麼威皇，那麼燦爛，我看着台上搖曳而過翠翡翠撒花的傘狀裙，百蝶穿花窄襟襖，那些青緞粉底的朝靴，那些赤金盤螭的纏絡，彩繡輝煌，環珮叮鏘，我坐在前臺燈光照不亮的黯敗裏，我的心醉了，也碎了。

中國歷代服裝展覽終於在掌聲雷動聲中結束。如果文化學院當晚的節目就到此爲止，真可謂恰到好處，足供來觀賞的人士回味一個秋寒的長夜的。可是不知怎地，歡迎晚會的當事人卻意猶未足，臨時又添了一個「詩歌吟唱」。觀衆各人分到一份講義，上面印着中西對照的三首歌詞：「綠島小夜曲」、「阿里山的姑娘」、「和「馬車夫之戀」。我正在想着這是甚麼玩意兒，眼前一花，但見左側喀咚咚走上一名漢子，四十五歲上下，臉型身型均呈圓筒形，短髮根根豎起，下巴一片燒青，只見他疾步走到麥克風前，另一位女學生模樣的女士也從另一邊走上，於是由女學生開始，兩人便一人一句地對唱了起來。女學生唱的是華語，那位先生唱的是英文譯詞。女學生唱時還沒怎地，輪到那斯唱時，沙嘎粗濁的聲音浪透過麥克風在禮堂的四壁間激起一陣陣刺耳的迴響，使人錯愕間幾誤以爲自己置身豬欄。原詞與英譯在音長上並不相等，因此那人唱起英譯的部份愈法吃力，大概事先又沒有經過甚麼排練吧，以至錯誤百出，許多時候，調子已經唱完了，詞還剩下那麼一大串，只好含糊地湊搭了上去，那人又缺乏自知，總以爲錯不在己，而是在女伴的不够合作，所以屢屢用手指着女學生手



上的講義，作最後緊急指點。台下觀眾開始起鬨了，「Bravo! bravo!」連聲，那所愈法得意，豬肝紅的臉更掙得像一個剛剛切開的太熱了的西瓜裏頭猙獰的爛紅。看官，我這枝筆是萬萬跟不上那當兒的紊亂，但見此子手舞足蹈，毫無忌憚，猖狂得則箇。最後唱到「馬車夫之戀」末三行時：

帶着妳的嫁妝

領着妳的妹妹

趕着那馬車來

兩手不斷一揮一划，身軀突地趨前，嘴角掛着一個一箭雙鵰的曖昧笑意。鬨聲震天價响，他輕快地往後一跳，一個輕俏的旋身，向觀眾含笑揮手，神態竟然完全是脫衣舞孃向觀眾丟乳罩時的嬌痴。整個過程，我只覺手心冷透，背脊出汗，通體雞皮不已。這是那晚歡迎晚會的一個最富戲劇性的「反高潮」。

隔天早上，孔廟舉行傳統詩朗誦，有一位留着絡腮鬍子的洋人，把我拉至一旁，低聲向我詢問：「Do you think last night's recitation is really good?」（「你認為昨晚的詩朗誦真的好嗎？」），我本能地、抗拒地應了一聲：「Why not?」（「爲甚麼不呢？」）他遲疑了半晌，又問：「You mean……that is Chinese……Modern Poetry?」（「你的意思是……那是中國現代詩？」）談話至此，我覺得自己已被逼入窮巷，決定背水一戰。我解釋那並非是中國的現代詩，但那是「民謠」——民間的歌謠，他還是一派狐疑，於是我們搬出了他的老鄉 Bob Dylan 的民歌，強調平淡簡樸的後面可能蘊蓄了的深意與暗示，他開始點頭，有些信服了，最後我祭起了詩經，那些桑間濮上的情歌，他恍然大悟地愉快地笑了，我也是陪笑的，那場本來不可能愉快的談話也在愉快的笑聲中結束。

十三日晚上爲中國現代詩朗誦會，在實踐家專音樂廳舉行。現代詩人中只有紀弦與彭邦楨自誦各人的作品。紀弦在台上左右徘徊，每一聲「祖國啊！」嗓門都特別响，有些詩行卻又微弱至不可聞，他走來走去，神色悲苦，語不成聲，感情可謂豐富，可惜未免太「傷他悶透」些（「傷他悶透」是 Sensitive 的英譯，出自洛夫手筆，不敢掠美）。彭邦楨吟詩，他的國語不够純正，帶着相當重的鄉音，而無論是內容激昂的、抑是內容柔婉的詩行，他一

律採取半嘶喊方式來完成。嘶喊是頗能先聲奪人的，像金斯堡（Allen Ginsberg）即是一例，但必須與內容配合，才能做到「音響從內裏支持意義」。音響也是形式的一部份，而大家都知道，形式是與內容配合無間，融為一體的，如果題旨委婉的詩句却偏要以怒吼來表現，那不啻是逼着形式與內容這對老夫妻離異，這個「反高潮」也許不比前面所說那個差到那裏去。聽衆至此都面面相覷，有些相顧失色了。幸虧接下去的節目卻令衆人耳目為之一新，精神為之一爽。

接下去的詩朗誦是由實踐家專的學生貢獻的。他們一共朗誦三首詩：鍾鼎文的「夜泊正陽關」、周夢蝶的「孤峯頂上」及葉珊的「第二次的空門」。與其說他們是朗誦詩，毋寧說他們是「演出」詩更確切，節目表上也有註明導演、副導、舞蹈指導、音樂指導、舞台策劃、燈光設計及演員們的名字。主要的朗誦人是一位穿深色長袍的戴眼鏡的男生，此子聲音清亮，咬詞亦準，最可貴的是他很能利用自己天賦的音色去捕捉詩的感情。他的黑髮半披在前額上，俯仰之間，瀟灑自如。三首詩演出時的佈景雖有改動更換，但主要的道具仍是那一面設在台上中央靠後的那一面懸着的白網，構成整個氣氛的中心。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記得三首詩演出時燈光都以暗色為主調，背景是曙光升起前那種濛濛濛亮，而讓演員的身型及動作自然而然的投落在魚肚白的背景中。演出「夜泊正陽關」時，我們看到一羣人的身影，三三兩兩，密密地坐成一列，臉部都朝向一個海港。「孤峯頂上」的氣氛處理得有點像古典樂曲中莫索斯基（Musorsky）的「荒山之夜狂想曲」（A Night on the Bare Mountain），唯是情調卻完全不同。「荒山之夜狂想曲」是詭異的、淒厲的，同時也是喧囂的，「孤峯頂上」的氛圍卻是孤高的、幽冷的、苦寂的，演出時襯以中間一羣演員，舉手朝天的無告姿態，益增悲涼的意味。詩進行至「自新埋的棺蓋下冉冉飛起的／踏破廿四橋的月色」，背景忽然現出一個黃澄澄的月，顯是燈光設計人的匠心獨運。那晚的詩朗誦，或者說詩演出可說一部比一部好，葉珊的「第二次的空門」音響效果是第一流的。談到這裏，我必須說明一件事：那晚筆者去觀賞詩朗誦，當時雖有在匆促間作了點筆記，奈何卻遺失在飯店中，沒有携回來，事隔數月，現在只憑記憶，恐怕我的記述會出現不少錯漏。但那晚的演出實在精采，略帶過有違自己的意願，只好全憑印象中那些零星的影子了。我還記得其中一篇詩是以芭蕾

舞的跳躍律動與其他演員的緩慢的起伏動作來造成一種非常美妙的對比的。除了單獨朗誦外，部份詩行是由演員們站在不同位置分組或齊聲吟誦的，這種齊聲吟誦一般的作用是陪襯的，背景式的，但在一些詩作中，它的傾出卻是沛然的主調。由於獨吟與齊誦的交互穿插、互為烘托，便產生了很不錯的空間層次的效果。如果那晚的演出還有甚麼微疵的話，我願意在此指出，那面白色的網似乎用得太多次了，或許會令觀眾略感單調一些。燈光以暗色為主，對當晚演出的詩而言，大致是合適的，不過也因此缺乏了燈光明暗、強弱的交替所能造成的強烈的對照效果。我還記得其中有一首詩，朗誦詩的人是站在台下側門的，這一招實在不俗，也打破了詩朗誦必須在台上這項沒有明文規定的慣例。我在此恭賀導演劉墉先生及其他演出者那晚的演出成功。我感到抱歉的是，由於筆記的闕如，我所寫的難免草率甚至流于妄測，與事實可能未盡符合，真是一件遺憾的事。

十四日夜晚台視表演國劇。個人對於國劇的認識與興趣剛剛開始，談不上心得，不敢在此妄議。就我所知道的是，當天晚上的國劇演出，水準是在水平之上，演員們也顯得特別落力，飾演漁夫的那位功架十足，扮演水皮教頭的那位滑稽突梯，但這已純屬印象式批評，說下去就會貽笑大方了。

上面所談的是第二屆世界詩會三個晚上的文娛節目的概略情況。

這次的世界詩會，有幾件事做得相當漂亮，一是去參觀故宮博物院那天，參觀完畢之後（其實只是走馬看花，有機會一定要再去），臨上巴士，主辦當局每人送一本厚厚的非常精美雅麗、封面油綠作底燙金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選目」，這本書紙質佳，內附中英文詳細說明，又有彩色圖片，極為珍貴。二是詩會的會場進口處，特別擺了幾張桌子展覽國內現正出版着的詩刊，使外國人對中國詩壇多少有了一點實際的了解。詩會進行的第三天，創世紀詩社分派創世紀詩刊第三十五期，那一期是專為本屆世界詩會出版的特大號，後面附刊一部份國內現代詩人的作品英譯。傳統詩人也每人贈送一本「中國詩輯」，只是印刷排版卻無前者的精緻大方，英文錯字幾乎每頁都有，令人不由得不得不咋舌，不知道外國人看了會怎麼說呢。

十一月十五日詩人大會宣告完滿結束，閉幕儀式仍在國際交誼廳舉行，閉幕之前是頒發

獎品。獎品分很多種類，特大獎是「桂冠詩人」銜，其他大概還有大獎、大中獎、中獎、中獎與小獎。桂冠是戴在頭上的，獎牌是掛在頸上的，其他銀盾、獎狀是拿在手上的。但見各獲獎人笑逐顏開，完全是分到肥豬肉的神態。有些熱情而又形諸於外的女詩人甚至還用兩臂攬抱着頒獎人吻個不已呢，而頒獎人在情非得已下也只好禮尚往來地回吻一二。鎂光燈一閃一閃的，恰與笑着時露出唇外的牙齒底灼亮相映成一片泛濺的詩趣。忽然，司儀在台上喊了一聲筆者的名字，我開始還以為是弄錯了，後來司儀又喊了一聲，的確是我啊！結果我也無功受祿地分到一面小獎；我的意思是說，是捧在手裏的那種，真謝謝主辦當局對我照顧的週到。

詩人大會是圓滿結束了。此次赴台參加詩會，就我個人而言，最大的收穫是見到了不少神交多年的詩壇朋友。寫詩的朋友們都是很「個性」的，第一次遭遇管管，談起他的布袋人與家鄉戲，他泫然了，我也幾乎不能自己。第一晚的洗塵宴上，周鼎與高準爲了「犬儒主義」(Cynicism) 熱烈地辯爭起來，但無論如何那是有意義的爭持，可是有人卻因爲別人在演講時沒有提及她的名字而耿耿於懷，繼而出言責難，說別人忽略了她的「內在美」，那就未免太過揮霍個性了一些吧。寫到這裏，倒使我聯想到香港的某份文藝雜誌與馬來西亞的某家小報曾經不約而同刊出這樣的一段消息：第二屆世界詩會會議進行時，與會詩人因意見不合，始而爭論，繼之相罵，最後是大打出手，這種誇張已完全離開了報導新聞的渲染與增潤，而是惡意的憑空捏造了，目的當然是爲了滿足「公仔書讀者」(未够格稱之爲「半票讀者」) 的低級趣味。第二屆世界詩會雖然會場上偶而也有火藥氣味，但那是斯文的爭，爲真理而辯，絕無傳言中那樣不堪，記者先生們言重了。

詩會結束後，我本來打算在台多逗留多一些時日，但是十一月底天狼星詩社有一個「現代詩之夜」的朗誦會，需要我回去幫忙策劃，不得不儘早回馬。也因爲急着趕回，所以沒有隨詩會組織的觀光團去日月潭觀光。最遺憾的是因爲時間緊迫，我甚至無法應高信疆、朱沉冬、白浪萍三位兄長之邀赴南部一行。信疆兄還預備向報館請假與我聯袂南下，自覺辜負了他的拳拳盛意。台南的廟宇及其他古跡，甚麼時候我才有機會重臨寶島，前去觀覽去享受一刻葉珊說的「古典的驚悸」呢？「答案在茫茫的風中」，那是柏戴倫的一句唱詞，一句悲涼

的詩，把我說不出的都說出了。

在台期間，蒙高信疆、痲弦、余光中、洛夫、羅門、蓉子、伉儷、施善繼、景翔、林煥彰、辛牧、陳伯豪及龍族詩社朋友們的款待，非常感激。在台逗留的短短十餘日中，我竟然收到了八箱書！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書都是文學界的朋友們送的，其中詩集佔了三份之一強，此次赴台參加詩會，真可算是滿載而歸了，對文友們的厚誼隆情，我真不知應該怎麼說，也許我只有什麼都不說，我想只有好好的去珍惜這些書，去細讀它們，才不致辜負送書人的心意了。

此次赴台，憾事很多，不能去台南是一大憾事，去到台大找到中外文學的辦事處卻遇不到顏元叔與胡耀恆兩位先生，是另一憾事。在會場上本來以為會見到陳慧禪的，一直等到閉幕那天才遇見大地詩刊的林鋒雄，他說：「慧禪沒有來。」，又是一憾事。本來預備在十一月廿一日搭下午二時的班機返馬的，想不到卻在機場受阻，與一位出入境的檢查官員發生口角，那位檢查官員身高約五尺九寸，戴黑邊眼鏡，臉作橄欖型，暴躁得不得了，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這樣凶惡與不講理的中國人是少見的，他應該是金庸「天龍八部」所載的南海鱷神那一流人物，就算我回到大馬之後，他的那張紫醬色的臉孔還會數度在惡夢中出現，每一次都是同樣的景象，他指着我說同樣的一句話：「我不給你走就不給你走！」那天在機場他把我轟出檢查站，一隻手又往門邊，挑戰似地大聲說：「有本事你去老蔣那兒告我好不了！我姓林的天不怕地不怕！」那天我是被逼逗留下來，上了棧的行李全都被卸下，而飯店那兒又退了房，進退維谷，很是狼狽。當天下午痲弦兄有來送機，想不到我一進入檢查站之後就遭到攔淺，大概連他也絕不會料到的罷！在台北遇見不少善良、熱誠的朋友，就連德士司機講的帶着北方腔的普通話對我也是那麼親切，萬萬意料不到竟會在最后一天遇見上述如此惡逆的人，這又是另一件憾事，不過事過境遷，想到紹銘兄曾講過的一句話：「平生引為憾事的專本就不少，再多這一兩件也就無妨了。」（大意如此），只好也用這句話來解嘲了。

# 短短的感想

——向流川先生請教

流川先生「再三」研讀水滸，花了不少心思去分析水滸的人物，寫了「梁山泊三十六名天煞星」（其實是天罡星之誤）發表於蕉風○○○至○○○等期中。作者自稱用最新的批評方法「以文論文」來對書中人物給於評論；筆者讀了覺得平淡無奇，而且有斷章取義之嫌，並且覺得像流川先生這樣「有學問」的人，竟對水滸作出那樣幼稚的評論，使筆者「大惑不解」。現在就把讀後的一點感想列於下：

(一)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作者似乎是站在「官方」的所謂「正道」的立場上來對三十六條好漢作評論，那麼所得的結論自然覺得他們之所以梁山是一件「大逆不道」和「莫名其妙」的事了。就像一個問題，大前提錯誤了，結論自然是錯誤一樣。流川先生為甚麼不看看當時宋江他們所處的社會背景；那時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呢？執政者無能，奸臣當道，民不聊生，「有識之士」自然紛紛起義，「替天行道」。水滸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裡面的故事早在小說成書之前就已流傳在民間，事見「大宋宣和遺事」和元明的雜劇。例如元代康進之的「梁山泊黑旋風負荊雜劇」等（詳見傅惜華編「水滸戲曲集」一九六四年正月中華書局）

。水滸的作者只是把這些故事組織起來而加以擴大和潤飾吧了。流川先生爲甚麼不正視這些史實，而硬說它不是一部寫實主義的小說；那麼照流川先生的「高見」它究竟是一部怎麼樣的小說呢？

(二)作者說大多數的好漢都非官府直接所逼上梁山的；筆者認爲這正是水滸之所以偉大之處。梁山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書中已說得很清楚：「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天地顯罡煞之精，人境合傑靈之關。千里面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全。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胆，忠誠信義並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全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姪舅，以及跟隨主僕，爭門冤讎，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間親疎。或精靈，或粗齒，或村樸，或風流，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全居；或筆方，或刀鎗，或奔馭，或偷騙，各有偏長，真是隨才器使。」（見七一回）如果人人是出身低賤和直接受官府所逼，那麼此書是否平淡無味呢？是否還會流傳到現在呢？雖然說很多是非官府直接所逼；但是間接是有的，試拿秦明來說吧，如果當時慕容知府是個精明的人，他就不會誤認宋江他們假扮的秦明，也就不會把他全家大小殺了。由此可知慕容知府是個昏庸的人，推廣之就是當時的官府充滿着全是昏庸無能之輩。

(三)作者又說三十六條好漢中只有極少數是出身貧下。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因爲他們全是領導人（筆者相信那些嘍囉一定是出身貧賤）。而且在當時的社會中貧下的人受教育和有本領的是極少數，因此這個重任就自然落在那些「有識之士」的好漢身上。不要說古代，就是現在的「社會主義」的陣營裡的領導人有幾個是出身貧下階級的。若以流川先生的想法，一定又是一種莫名其妙的事了。

(四)流川先生有一個天真的想法，認爲那些好漢在殺了人之後爲什麼不去自首呢？他沒有想到當時他們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奸臣當道，官官相護，若去自首是自尋死路；武松就會經上過當，差點沒命，在這種情況下還有甚麼路可走，唯一之路是上梁山。

(五)作者認爲宋江用招降的手段使好漢上梁山的手法不高明。那就大錯特錯了；交戰雙方互相爭取能人是必然之事，而且只有英雄者重英雄，當兩條好漢碰在一起時難免會有惺惺相

惜之感，正如書中所說的「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見十九回）。這就所以宋江會用計招降他們的原因，雖然手段有時是卑下了一點，但是在互相爭奪的情形下是應該值得原諒的。這種情形在一般的章回小說中常有出現，不足為奇。

(六)戰爭時人命傷亡勢所難免，而且是處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兩個不全的階級斗争中。如果說他們常常濫殺無辜，那麼人們見了他們應該躲避才是，為甚麼他們在打勝祝家莊之後「當時有村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燈燭，於路上拜謝」（見五十回）。若照流川先生的看法，村民早就逃光了。

(七)作者說吳用他們智取生辰綱是入私囊，其實不然，他們在宋江通消息之後就把錢財打包上梁山（事見十八回）。而且在奪取梁山之後「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並自家府上過活金眼財帛，就當廳賞賜眾頭目並眾多小喽囉」（見二十回）。智取生辰綱是水滸的重要情節，這是水滸的作者精心安排的。若沒有這一段，也就沒有了水滸。

(八)作者說李逵未「被逼」上梁山前，業已犯了殺人之罪，為何不見官方追緝他呢？我們可以從戴宗和宋江的對話中明白真相：「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會還鄉？」（見三十八回）。原來官方不追捕李逵是因為他遇到大赦。由此又可證明作者並未熟讀水滸。

(九)流川先生評論梁山好漢的方法，有點像時下二、三流的影評家所用的手法，把故事內容照抄一遍，然後下一個小小的結論，筆者認為這種手法最不高明，因為故事內容大家似乎會懂了，我們要看的只是作者的評論吧了，而且「以文論文」的手法並不是流川先生的首創，上至金聖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等人的評論，下至張恨水（有張恨水論水滸人物，見明報月刊92及93期）和岳鶯（有水滸人物教論，高原出版社）等的人物論，都是用這種手法，筆者覺得他們的評論手法，比流川先生的高明得多了。

(十)根據流川先生的看法，水滸根本是一部不可一讀的小說，事實是不是這樣呢？最好是請聰明的讀者來做一個公平的判斷吧！



## 形神和哲學

人類除了視而能見、觸而能覺的形體外，似乎還有另一種超形體的「流質」存在；這種「流質」在有、無之間，虛、實之中，恍恍惚惚，窈窈冥冥。我們說有、說實，因為它似乎綿綿若存，用之不盡；我們說無、說虛，因為它似乎希夷若亡，呼之不出。它永遠跟隨你，它永遠附在你的形體內，如衣之蔽體，如影之附形；我們無以名之，但稱之為「神」，又稱之為「精」、為「氣」。中國早期樸實的哲學裏，「神」並不是靈魂，所以「神」沒有不朽之說；形亡，神也就滅，就譬如薪盡火之熄一樣。然而，「神」亦非精神，精神永遠附體存在，有旺盛、頹廢之別，而「神」却可不附體，人在神失，形存神亡，祇剩一個軀體。它是一種「流質」；雖然視之不能見，在心靈深處，你感覺它存在；雖然觸之不能得，在潛意識裏，你了解它主使你；猶呼吸之於形體，在覺與不覺、知與不知之間。

老子似乎最早體會出這種希夷若存的「流質」的存在，第十章有這麼兩句：「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即魂魄；修道之士當要體合陰陽，抱道守真，幸勿乖違。這裏的「營魄」似乎就是「神」，它沒有不朽，也可以離體；你抱着它、守着它，它就附着你，和你同起同坐；你乖着它、違着它，它就離開你而流浪四方了！講究守真，講究攝生，這是老子

哲學的一部份，所以，他很早就體驗出這超形體的「神」的存在。

與老子哲學同一系統，而把疆場開拓得更廣、更深的莊子，對「神」談得似乎更深透了。刻意篇說：「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夫有干遂之劍者，矜而藏之，不敢輕用也，寶之至也。……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形和神，猶劍之與劍光；任意揮霍和輕易出鞘的，劍光將逐日暗淡失色，神將逐日枯萎竭盡。只有「不敢輕用」，常常「守」，常常「勿失」的，才能够剛出鞘便寒光迫人，才能够剛露面便四座皆神之。德充符篇說：「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德者，成和之修也。」成，盛也；盛和，卽和之盛。德充符篇所謂「德」，其實就是「神」；全神、全德的人，就是有盛和的修養的人。齊物論篇說：「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只知有形、不知有神的人，往往勞役自己的身軀，肆意揮霍，盡欲馳逐，不知所止所終，最後是薪還沒盡而火已熄、油還未乾而光已滅了！這是悲劇，這是兒戲人生。

神是一種「流質」，在形體之上的「流質」，視不見，觸不覺，是最爲人所疏忽、所忘却的。假設它是存在着的，只是看不見；假設它是觸着到的，只是覺不出，這種不有不無的假設是一種睿智，是一副心機，是一套思想。通過這個假設，我們看到形體後面的真實東西，我們觀察到形體上面的另一價值物質。煤油燈沒有燈心會發光嗎？柴薪沒有火的燃燒會發熱嗎？形而無神，就如燈之無心、薪之缺火一樣。

希夷若亡、似有似無的「神」，經過老子的覺察和發現，又經過莊子的正式提出和不斷發揮，已經由神祕的、晦澀的，變成清朗的、明顯的了。它和「形」相對，是「形」的同胞兄弟、孿生姐妹；有形無神，形只是一個空殼；有神無形，神只是一團流質，無體可附。正因爲他們是同胞兄弟、孿生姐妹，所以，他們必須互相照顧、互相體恤；形傷神，於形無益；神傷形，於神亦有損失！他們必須互相呵護、互相憐生，然後，時日到了，就一塊兒手攜手歸去，一塊兒肩並肩離開。這股哲學思想到了漢代的劉安，就發揮得淋漓透澈了！這個時候，由假設而逐漸被肯定的「神」，才正式宣佈脫胎誕生，在哲學思想的論壇裏成爲一個千真萬確的論題，開花，結果！

劉安所著淮南子，在假真篇裏有這麼幾句話：

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媿，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形、神相扶而得終始。

形和神必須相扶相成，形枯萎而神壯，或者神盡而形有餘，都是一個偏端。疲弊的馬，其形體是枯槁；天死的狗，其氣力却是沒盡；人類難道就沒有這種情形嗎？精神篇又說：「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有夭沒有地，行嗎？有地沒有天，行嗎？形和神之存在，猶地與天之存在，缺一不可，「神」在哲學論壇上不但開花，而且浸浸乎有駕凌形體之上的形勢，淮南子原道篇早已

透露出這個隱秘的消息，說：

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幘列埒之門，而躓陷于污壑窮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能；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

形從神，形神皆得；神從形，不但形弊，而且神也將受傷！陶淵明在歸去來辭裏不是做過這個呼聲嗎？世間在陶淵明之下者，更是有多少呢？

東漢以後，「形」「神」已經是一家傳戶曉的一個哲學上對舉的論題了。儘管「神」是視而不見、觸而不覺，但是，它是存在着的，而且，和「形」至少是同等重要。我們翻開郭象注解莊子的文字，就可以發現到了東漢以後，這是個人人皆知的哲學論題。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說：「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不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像這樣子的言論，真是多得不勝枚舉。再翻檢世說新語，文學篇有一則故事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又一則故事說：「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每讀此文，輒覺

神超形越。」任誕篇也記載了王佛大兩句話，說：「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人人皆脫口而出，談來是何其容易！「神」之花不但已開，而且慢慢在結果，一顆碩大壯觀的果實。

嵇康養生論有一段話，說：「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神由無、虛而化為有、實，如今又由有、實躍而為「君」、為「裏」！形不但要從神，而且還要養神，不可讓神「躁於中」；否則神傷於內，形也喪於外。「神」之駕凌於「形」之上，至此已露其必然之形勢了！這如何不是一粒碩大的智慧之果？

陸雲集歲暮賦說：「神尋路而窘逝兮，形顯蹙乎其所。」陸機大暮賦說：「忽呼吸而不振，奮神徂而形弊。」都是智慧之果實。

到了晉代，中國出現了一位大智大慧的人物——慧遠。他繼承這股哲學，揉合了佛學的思想，寫出了一篇對「神」的地位有絕對影響的大文章——形盡神不滅篇；把「神」的理論再往前推展，把「神」的理論再往下發揮。這篇震撼幾個世紀的大文章見諸他手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之中；是其中的第五章。這篇文章相當長，這裏只摘取其中一段：

……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秉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邪？為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神矣。若受之神，是為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其緣之著，著於在者；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以還乎？

樸實的哲學家在開始的時候，只把「神」這「流質」順手拈出來；後來，逐漸將它發展成為與「形」對立的實在物質，只是看不見、摸不着吧了！淮南子首先開啓端倪，讓「神」有駕

凌「形」的形勢，讓「神」是「形」之主宰；於是，嵇康就順勢把「神」當作一國之「君」、一家之「主」了！「神」這哲學的論題，已經脫胎換骨，遠離當初樸樸實實的論調，而成爲一激進份子，要飛騰、要高躍了！慧遠「形盡神不滅論」正好應着這一需要，把「神」化爲一股輕煙，讓它飛、讓它騰、讓它駕霧而逍遙。

早在老子的時代，他在第三十三章已經說過：「死而不亡者壽。」這句話非常隱晦，「不亡者」指的是甚麼？「死者」已經「死」了，還有甚麼東西會「不亡」呢？「壽」又何所指？說來說去，就是少了一個字——神。儘管如此，中國哲人都承認人是有限，在這有限之外之上，他們都承認並且肯定人生悠久之價值唯在「精神」之永恆與不朽；這思想對人生之偶然性與有限性，固然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同時亦是一種強烈的鼓勵。老子泔法拈出「神」字來作爲這股思想的說明，所以顯得很隱晦；不過，那句話的精神却是存在着的！那就是——形盡神不滅論。

接着慧遠的理論，而再加以發揚光大的，有鄭道子的「神不滅論」；沒有慧遠的精彩。形體乃血肉之軀，它必須服從「生老病死」之自然規律；凡人皆有死，此乃一最無可奈何之事！死之後，尚有復生乎？即使有復生之機會，何時方可復生乎？人生之偶然性與有限性，就如你方慶幸你生爲一隻會飛翔之小鳥而又偏偏被人囚居在竹籠子裏一樣！消極、悲觀。於是，中國哲人乃在「形」之上捏出一個「神」字來，將它點墨成字、點石成金，讓它光亮人生，溫暖人間；你說，「神」難道是沒有此事嗎？

五月十三日

# 旅加雜感

黃潤岳

## 漫長的冬天

在大馬住了幾十年，一直都是夏天。對冬天，的確有點嚮往。因此，每次出國旅行，只要看到一點殘雪，都好像很過癮似的。

這次退休來加拿大度假，路過倫敦，走出機場，便有一陣北風，迎面送來，立刻就有滿身寒意。可是沒有雪！在倫敦小住幾天，每天都是陰沉沉的。在外面走時，手和臉都會吹得紅凍。尤其是在海德公園散步，冷到我發抖。這就是冬天。可是沒有雪！

沒有雪，在我看來，便不是冬天。

到了加拿大，立刻看見地上有凍冰、有積雪，我似乎有「若到江南趕上春」的感觸。接下來，大雪紛飛，晝夜不息。到處是雪，雪壓蓋了一切。晴天有雪，刮風有雪。我玩雪、賞雪、咏雪，心中竟有說不出的愉快。

坐在溫暖的室中，隔着玻璃門窗，看雪花飛舞，多麼幽閒自得。再加上清茶一杯，雙手捧而品之。芬芳撲鼻，沁入肺腑。一窗之隔，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然而，我，卻在溫暖和煦的一邊。

冬季晝短，吃了三頓之後，一天就完了。晚上，寫一點東西，人就倦了。躺在牀上，扭

開收音機聽調頻率的古典音樂，常常就是這樣的進入了睡鄉。

夜長，夢卻不多。

睡一覺醒來，看鐘已是五點或六點。重簾厚帘，到處仍是漆黑。捲在絲棉被中，誰也不願起身。伸一伸腿，再扭開收音機，半睡半醒地一直躺到天已大明。這時可能已是八點九點了。於是，我又開始新的一天。

日出而不須工作，日入倒可以休息。冬日雖長，於我何有哉！

## 短促的春天

加拿大的冬季的確太長，十一月開始下雪，隔年三四月，仍有嚴寒，前後達四五個月之久。可是，氣溫一轉，積雪全消，春就來了。

春分那天，電台一直在報告：今日是春季的第一天。那天的陽光，分外暖和。想不到不久就來一個「倒春寒」，下了兩天冰雨。春是多麼嬌貴啊！

屋前的草地，一天天轉青了。有一天，我看見草地上長出了一些黃花。春暖花開，生機一片。然而，這些黃花，算是野草，必須清除。花店裡有一種臘塊，專門爲了消除這些雜草的。

在無人打理的曠野，地上仍有許多這樣的黃花。點綴在一片青葱翠綠中，如錦如畫。我佇立樓頭，倚欄遠眺，頗爲沉醉。不消三幾天，那些黃花，竟爾全部凋謝。再看時，剩下一叢：灰暗而刺眼小茸球，好像是在漂亮的地毯上，撒下一些骯髒的灰塵。難看極了。那些小茸球還會隨風飄盪呢。

五月中旬，渥太華有鬱金香花節，爲期兩週。花色甚美，有紅的，有黃的，深淺不一，還有白裡開紅的。每株高不過二呎，頂上只開一朵，像茶杯似的。同色的花，數十株排成整齊的行列，聚成一畦。沿着運河兩岸的馬路，兩邊都是一片顏色不同的鬱金香。可惜路邊不准停車，我們只能「走馬看花」。我真羨慕那些安步當車的賞花客，以及那些坐腳踏車的人。

幸而在國家實驗農場附近，有停車場。那裡的花，全是專家用人工培養出來的。到處是鬱金香，整片地少說也有十畝八畝，除了修剪得整齊的草地，全是長行長行的花畦。驟然一看，簡直是花海！遠處有蘋果樹，淡紅的花將葉子全蓋住了，滿滿的，只見花，不見枝葉。

農場四周圍都是這些鮮花盛開的蘋果樹，形成花的藩籬。我們進入了花的世界！

晝長了，黎明便有鳥語；吃過晚飯，半天之後仍有夕陽殘照。樹梢嫩葉雖綠，卻染上了腥紅。等到全黑時，已快九點了。

漫長的冬天，侵佔了春的歲月。黃花固然容易凋謝，鬱金香的盛開時期，最長也不過兼旬。花殘就像衰弱的老人，受不了風寒，也經不住永晝。於是這春天，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天氣轉熱，鄰居的婦女，不論老幼，忽然都換上泳裝躺在屋前作日光浴。這不是夏天了麼？我趕上了春，春卻悄悄地消失了。

---

## 蕉風編輯部啓事

- 一、本刊的「書評」專欄，評介近年出版的中文文藝新書，包括創作和論述。
  - 二、星馬港台及其他地區作家或出版社，若有此類新書，歡迎逕寄一本至本刊編輯部。本刊將約請專人負責評介。書評作者的意見不代表本刊編者的意見。
  - 三、本刊每月將把寄來的書籍，列一清單，註明書作者，出版社，出版地點、年代及售價，附於欄末。
-



# 輕描集

## ■ 一句

睡前在床上聽安德生，我說，假如有一日外面下着大雪，或者並不，只是濃冬的晚上，而我們仍在被裏，聽同樣的唱片，十分暖，因為點了火爐，不必担心明日，你心裏沒有別人，沒有到古怪怪地方去的念頭，而我，我當然還是愛你的，一隻手壓在你身上，你開始有點濕，因為十分暖，那麼麼好……我的夢非常簡單，一句話就說完了。

## ■ 杯

到超級市場去，看到許多杯，在架上，等待人來買。我又眷戀地摸着。初來一個人住，什麼都沒有，什麼都嫌貴不捨得買，所以只有一隻杯，特意揀特大的，因為都是它了，再沒有第二隻。高瘦的，透明的白玻璃，身上密密貼着深棕色的細花紋，好似樹影。盛了牛奶，浮在上面。如果倒可樂進去，就隱退了，默默不吐真言。那時的心境，也是這樣，沒有站腳的地方，坐不熱就走了，和第一間住所也相似。這樣的杯子是難洗淨的，因為窄，永遠碰不到底。搬了來，再沒用它。

唐屋裏的杯都是最普通的，沒有性格，分不出誰是誰，我只曉得有一個比其他的大，另一個則很輕，倒飲料時常錯覺倒到桌上，一直不習慣。後來我有一次在酒吧間拿了隻大耳啤酒杯回來，很高興，長久以來便希望有這樣一隻杯，拿在手上沉沉實實，真是不同凡响。然而擺在櫃裏，很少用。於是懷念家裏用的一隻，厚瓦大耳，杯嘴的白不知怎樣到了杯腳泛上來淺淺的桃紅。一切不在手邊的，都是好的。

### ■ 孕

在唐人街看到一個年輕女子，穿一件象牙色印度紗長裙，心口綉了各色的花，微微大肚，挽了個大紙袋，一面唱着歌過馬路，長頭髮被風吹了起來。如此孕婦，着實少見。神情的安詳，安詳底下又有禁不住的喜悅，不容許任何人否定她的幸福。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這樣因為快樂而美麗的人。

### ■ 屍骨

後花園掃落葉，想不到有這麼多。樹真是奇怪的生物，春天夏天拚命地長，一到秋天，什麼都不要了，好像有太多不爲人道的傷心事，大方裏頭完全是蒼涼。而且年年如是，錯了再錯，屢試不爽，都不知同情它好，還是笑它好。自己感情的屍骨，還需煩勞他人代理，更引起不相干者無謂的感觸，這才大罪。

七五年六月

溫瑞安

# 掛衣記

## 上：換衣

爐香掠起七千尺。其時風起  
風中我披上風衣，紫色的天地裏  
我走出去

懷着冷冷的手。熱熱的心  
踱過長街，發覺世界更長  
長得可以，只太薄涼  
當然這都並不引以為忤  
而風花雪月依舊，我依舊  
走過長安街，街上兩排杜鵑  
哭了整個漫長秋天那麼紅！

---

這世界上的人，在許許多多的絕望後，被逼換上許許多多的衣。此為二則，名掛衣記。

---

血紅的花朵，陰黯的雲朵  
有黑亮的大車。疾駛後又停頓  
停在，一家白色而威皇的寓所門口  
是那白衣毛裘的女子，自車中走出  
又走入門口，慢而曼妙  
裙風不動，而且帶了  
輕輕的回眸

啊，細細的手，細細的輕柔  
掀開美麗窗外的簾幕  
那還是美麗女子的盼！  
而水流花謝，隱隱當年  
流盼中白衣的妳啊  
還記得否，當年的禮物？

那包裹的禮物，妳究竟有否拆開？  
直至現在。妳究竟曾經不會經  
喜歡過那禮物？  
那禮物，究竟遲到了沒有？  
竟或沒有收到？  
妳、究竟還記不記得  
那送禮物的、當年的陌生人！

當年送禮時。懷着收斂  
而又收斂不住的赤誠  
以及期盼、以及期待。把

所有的愛，所以會愛，細在  
一小小包裹裏，送給你

而我，還未知道是不是你真正愛的人

而你愛的人是不是那送禮人？

那送禮人，是不是我？

你那愛着的人，是不是一身白衣？

是我身上所穿？或是你所著？

若你已嫁了，這所白屋

是不是你所屬？

這主人是不是我？

在當年所有的情意裏

我和你，相愛而無言

以必定相守的勇氣道分離

互贈禮物，小小的愛慕

而你所贈，迄今我還保存着否？

你的音容，熟悉而陌生

仍是那不驚和驚動

所有的粉黛和娥眉

而你細細的腰走過細細的步

我會數過、我會記得

而今爲何字字盡忘？

在衷情裏戀愛過一段長長的歲月時光  
如今你自車中走出，走入門內

我自家中走出，看妳走進大門  
那白屋，是不是我的家？  
而那所有的斷腸，見面時  
爲何連招呼也沒有？

難道我們已不再熟悉，不互相  
認識了？也許我走近時  
在風中妳會問：你是誰啊  
風裏也穿白衣的人！  
啊昔年我送你的  
豈也不是：這件白衣？

驚悸中妳已回首，消失門內  
我站在門外，杜鵑花站在  
我身外，泣着血，風旋唱  
花飛飄，沾落我衣上  
也有血痕一片。

而這世界在風中仍是涼薄  
最親切的在剎那間都絕滅而去  
最陌生的在瞬息間都熟悉起來  
只怪我在風中穿錯了衣  
於是懷着，熱熱的手，冷冷的心  
趕回爐香處處，振眉闌中  
把我身上的衣服，掛了起來。

下：更衣

天外仍涼薄，大氣消沉  
我帶劍出去，披了寒衣  
此番就算兵馬萬千，我  
一把劍，也能換來  
千襲衣

我環着臂，呵着氣，穿過  
長安街，到了長安街  
的盡頭，敲了門又  
叩了門，仔細等待  
傾聽那細碎的步  
細細碎碎的手勢  
一朵弱質，開了栓  
開了門

而進了暗香浮動的房中  
桌上一面大鏡，長伴  
妳睡眠。萬家燈火同時  
明滅的嬌客。就那麼一笑  
把所有的愛憐，都笑成了  
風情千萬種

而我們相擁。而耳語。而  
吻。房裏一面大鏡

鏡面明亮，妳一面吻  
一面自我的看

而妳的看使我，在吻中  
也保持清醒小小的一份  
側首看，鏡面的清亮  
而鏡中也有人在吻  
有人在回首，很自我地看

鏡中的妳望着妳  
而又望向吻中的我  
鏡中的我望着妳  
又因妳望我而自望

妳望向我，是望向  
英武的大山？而我望妳  
是望向一朵叫雪止住  
春天的花。還是我們  
仇視地望向自己，望向  
你我？因妳在鏡中望我  
我在鏡中望妳，是故  
我們面對面，真的在吻中  
望了一眼

而鏡中的妳和我，也望了  
一眼，妳神秘地低下了頭



如神秘的流蘇

我沒有話說。無限無限  
愛意愛意，心頭心頭。

是妳我在這世界中吻？

還是在清明的鏡中吻？

鏡中妳穿上白衣

眼前妳正是這樣

而萬一鏡子碎了

我們怎麼辦？

是喀喇一聲我們急急忙忙

赧羞地推開？

還是砰蓬一聲，我們

激憤憤憤，分裂爲半？

我們該是吻着還是噬着？

生氣的瞪着還是柔情地對望？

我們究竟是活在鏡裏

還是鏡外？

我們是在世界裏吻

還是世界以外？

這世界是怎樣的世界？

恹地薄弱，恹地易碎

而又恹地無常，恹地薄涼

鏡子碎了等於人碎了  
也等於在風中  
我穿錯寒衣了

我帶着哀傷，聽着自己的  
脚步，開了門，又踏了出去  
門再關上，我又要經過  
長安街，回到檀香千萬遍  
振眉閣裏，掛起我  
第二襲衣

完稿于七四年八月廿日午

陳政欣

# 鬧鐘

靠近來，靠近來，再近一點。我已經太弱了，所以近一點。把頭俯下來，靠近我的嘴，我要告訴你一件東西。我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給你，但却有一件東西要你毀了它。別插嘴，聽着，你必須毀了這東西，你必須毀了它。別問什麼東西，也別給你的好奇心吸引了。我不反對你看它一眼，或者幾眼，但你必須記住，別在它前面思索，別讓你的好奇心活躍，別以為自己很聰明而讓你的思想亂跑。我是爲你好，你可以看它，但却不可去思索它。記住，毀了它。它不是什麼東西，它只是一個破舊的

鬧鐘

在我的床下，有個舊箱子，是鎖上了的。你可以在我的褲袋裡找到一串的鎖匙，其中有一把能打開這個箱子。箱子放着我的文憑，出生紙及一些重要的文件，這一切都不重要了，還有那些相片、衣服、錢，這些都不重要了。在這箱子的右角，或者左角，我記不清楚，有一個用破布包着的鬧鐘，是的，一個破舊的鬧鐘。它不會滴答滴答响了。你能忍住你的好奇心，就別打開來看。如果打開了

，就別對它思索，是的，毀了這鬧鐘，就是這個

### 鬧鐘

這個鐘已不能滴答滴答响了，然而，然而，唉，然而鐘上的秒針一直向後倒轉。是的，就是一秒一秒地向後倒轉。我哭了？就哭吧，讓我的眼淚流出來。我得告訴你，那秒針，那恐怖的秒針，就是一秒一秒地向後倒轉。它不停，它就不會停下來，不肯停下來地向後倒轉。它一直倒轉，一直倒轉，倒轉，倒轉，倒轉，倒轉到分針慢慢地向後退了一格。它還是倒轉着，倒轉着。然後分針又倒退了一格，然後又向後退了一格。然後，然後你就只看到分針在倒轉，一格一格地，一分鐘一分鐘地倒轉回去。這時你的頭開始痛了，心開始裂了。那支分針還是一直向後倒轉，一直倒轉。這時，你就發覺那時針也會慢慢地向後退了，慢慢地；而且你也感覺到你的心也在慢慢地裂開，痛楚也在你的腦中慢慢伸延。然而那支時針還是慢慢地向後倒轉，慢慢地，一秒一秒地，一分鐘一分鐘地，一小時一小時地向後倒轉，倒轉，不停不止地向後倒轉。漸漸地你看到黃昏的紅霞，接着烈日當空的中午，然後早晨的晨露，然後晨星，然後深夜，然後夜晚，然後黃昏，然後中午，然後……一切一切都向後倒轉，向後轉，太陽從西邊出來了。這時，你感到心在裂，腦也在裂開，你感到痛，全身每個部分都在痛，你的眼淚再湧出來，你感到有兩種力量地扯着你。你的頭髮在生長，你的鬍鬚在掙扎地伸長出來，你的皮膚在枯萎老去。然而那鬧鐘却老是要把你扯回去，要把你的頭髮，你的鬍鬚壓入你的身體，要把你的皮膚磨得平滑年青。你感到鬧鐘在扯着你身體的細胞倒轉，然而又有一種天然的力量也在扯着你的細胞向前轉。你感到痛，不能容忍的痛！你哭，你喊，你哭，你把你的頭向地上撞，大力地撞，最後你抓住你的喉嚨，向着天喊：

我在那裏！

然後你就會像我這樣

死去。

黃 緬 豪

# 木碗之歌

一 從蠹蟲的歸宿中走出，吾傲然轉向一株野草曰：汝一如吾一如飄泊之雲。

二 暮落時，披襟的吾望不見翱翔的孤鷺，不知披襟的孤鷺可曾看到翱翔的吾。

三 究竟吾是影子的影子，抑或影子是吾的影子？

四 日昨於餐廳摔了一跤，手中之碗落地鏗鏘而碎。斯時，座中諸人衆目睽睽，始驚覺吾身是一木碗，既不鏗鏘亦不瓦碎，是衆碗中一怪異的傢伙。

五 屹然兀坐峯頂，回眸處，却見彼雲朵正悠悠打頭頂洄游而過。

六 雨雨著，室內暮色蒼然，始悟之：雨即暮即蒼然。

七 吾寂寞是因爲吾不願意孤獨，吾孤獨是因爲吾不願意寂寞。

八 熄息了燈，頓覺窗外星光毫芒可見，歷歷在目。

# 疲乏的馬

走下英國文化協會的石階，便看到小山坡下穿梭一般的車輛，在淡金色的陽光下流過去。你和我都看見那一個個移動着的火柴盒，你卻忽然皺眉了。

你在想甚麼？是甚麼觸動了你？

你的側影逆着光，頭上是四下迸開的金陽，你亭立的輪廓是那麽美，近在咫尺，險卻那麼朦朧，我忽然感到心痛起來。

我是不應該詢問一些甚麼的，禁不住要命的好奇，還是問了。

你看了看我，搖了一下頭，然後說：「你不懂的。」

這樣的回答，叫我如何不光火呢？你就是這樣，常常自以為是，自以為甚麼都比人強，自以為自己懂得的別人就不懂。

認識你，慢慢地看透你。你只是一個 *egoist*、*self-centred* 得要命！自私得要命！我加快了脚步。

你不疾不緩地在我身後走着。

當然你可以不用管我的感受如何，我也不希罕你管。然而，你為甚麼在我後面輕輕地嘆

息呢？那麼微弱，像一隻受驚的小兔突然疾竄起來的風聲。

我不會回頭去看你的。你嘆息關我何事，你不是說你「活在無需別人關懷的孤獨中」嗎？

山坡下，一個個火柴盒子，小巧、玲瓏，多彩多姿。這景象，會勾起你思緒中的甚麼呢？是那些嶄亮的車子，那些高大的建築刺痛了你麼？

也許你只是要讓所有的人都知悉你在叛逆，也許你要找一些東西來對抗，也許你要表示你不是輕易就接受眼前底一切的人……也許我真的不懂得你。

你說過你是一個 *non-conformist*。你說過你不願去遷就，去適應，像一頭俯首貼耳的狗。你要成爲你，但是「你」在那裏呢？

你在大四那年，成績優異，畢業論文都整理得七七八八了，你卻忽然退了學，問你理由，你只淡淡地說：「我怕看到那張証書上那幾個熟悉的圖章與簽字。」記得從大一到大三，甚至大四的上半年，你總愛把前期同學的文憑拿回家來細細觀覽，你的羨慕神情是溢於言表的，那是你奮鬥了多年的一個目標啊，就要得到了，就要抵步了，卻突然放棄，爲了甚麼？爲了甚麼？你說：「這是急流勇退。」

我真的不懂得你，但是，爲甚麼不讓我了解你呢？難道企圖了解一個人也是錯誤的？

你還是走在我後面，不疾不徐，難道你不能比現在的步伐走快一些，或走慢一些，不疾不緩，總是保持着那個要命的距離，真的你把一切都看得那般無所謂？

唔。

你在輕輕哼着卜·戴倫 (Bob Dylan) 的那首「所有疲乏的馬」，你是感到疲乏了嗎？還是你覺得大家都疲乏了，這世界上的人都疲乏了？

我才不會那麼傻回過頭去問你的。每次好意問你，你總愛理不理。多少次你送我回家，一路上你沉默似金，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沒有看過我一眼，我們走着，走在回家的卵石道上，仔細看地面上那些大小不一的鵝卵石，大致上那些鵝卵石是白色的，偶而也有幾點灰斑，我們走着，好像是專爲數那些石塊似的。

你的確沒有這個必要送我走這段不必要的路的。你沒有這個義務。橫豎我並不懂得你。

憑甚麼要在後面護着我？爲甚麼還要維持着這個虛僞的形式？你不是說你「直到老死也不會做一個可恥的hypocrite」嗎？

就要到家門了。你還在哼「所有疲乏的馬」，一遍又一遍，一疊又一疊，像永遠的輓歌，像唱不盡的陽關，我不會把這些美麗的蒼涼的聯想告訴你的，你會說那是濫情主義，你、你只要我看着地面上堅硬的石頭，不多問一句無聊的「我不懂得的」問題。我不會要你再護着我，我不會再貪戀那個虛假的形式，這樣下去，我們都會因此更疲乏，更痛苦。明天，啊，明天，我不會再去那間圖書館，我不想聽見，不想再聽見你用蒼老了的聲音向我叙說冷冷的康德，冷冷的叔本華，冷冷的齊克果。

(七五、六、十二)



# 巴士司機

——何謂今日？

何謂今日？

恆在循環。風景不再是風景：黑噪沙漠，魂魄站者中無向日葵。

唉煙，呵欠是你的名字

所有揮動着之臂管鐘擺。株株站開朶朶連馨花。鈴聲爲煙吟咏。街燈請假沒請假邀不來一支標點符號。交通燈紅後綠後黃後紅後

綠後

黃後

唉煙，呵欠是你的名字

首個昨日誕生後，腫乃成熟：路絕不愛春路迷戀秋那年輕小白臉秋那年輕小白臉日日贈路束夾竹桃花路絕不愛春路與春之關係純屬長大之自然秩序路與春無緣春與路無緣。

——無所謂今日！

無所謂今日！

## 麗人行

畢了業，高立鳳在西城盤桓了一段時間，看看事業沒有着落，就私下盤計。買棹南下，到東城來覓謀生計。她是唸商科的，當初也不是她的意願。聯考開榜之日，她一家團桌夜飯，父親就張着沙啞的喉嚨說：「還唸什麼呢，橫豎也是嫁人，沒聽說過女孩子藏飽學問才嫁人的！」說完，仰首灌下一口熱茶，漱了漱喉嚨，逕自把碗裡的飯往嘴裡送。旁首坐着母親和胞弟，她自己坐了另一首，很仔細的聽完父親的話，邊扒飯邊抬起眼睛，向母親望了望，像是哀懇的意思。燈光下，每個人的下賤都是一團陰影，連着眼坑和鼻簷，都着實的吊着一塊黑鉛似的。一時看不清表情。惟是母親最終還是拾起頭，見她星霜的髮絲在跳動，兩眼灼灼的閃了閃，在立鳳的臉上掠了過去，才側身向父親說：「你當家的，我端反對你的話，我家境不弱，讓女兒多唸些書有何不可？女兒只有一個，大不了往後替她贅過女婿算了。」父親聽說，也不言語，只向立鳳望了望；只見她髮髻梳的高高的，眉目深藏着慧黠，一瞥眼光，都表現出她特有的靈慧。——也正是母親忽的提到過贅一事，使她臉上肌肉猛的一震，二頰漲紅。回想到前季校假時，她家的遠房親戚范大姑，支使了媒人六孀上門說項。那天的情景，現在想了都發窘。好幾次，她央求母親休提此事。這種年月，有尊嚴的男人，豈肯過

贅女家。何況，她自己也有着實不願。

六嬸來的當天，她湊巧在準備校裡的會慶，忙的團團轉，中飯也沒會回家用，只是撥了電話向母親道述原委。母親其時正欸客在外廳，電話是父親聽的，聽罷把話筒擱下，不住的咕唧說：「現在的女孩子，噲書反噲野了；今天放着飯不回家用，改日乾脆不回家過夜了！」不料他說話過響，外廳裡的都聽在耳裡，母親不覺紅了臉，橫了他一眼，然後遮掩地說：「我說可是立鳳回來的電話？」父親應了一聲，自門外突進半截身子，一身灰呢的長袍，下襠特別寬濶，當着風，習習的揚動。他舒了舒喉嚨，剔起眉毛，欲派說立鳳的不是。母親已電光似的向他示眼色，把眉梢收攏了一下，眼神靈溜的向他一滑，父親才看的真切；原來廳上坐着一個全身暗藍，粗花軟綢的婦人。腦後還爬梳了髻，油滑滑的，刺了一把銀簪，把天窗外投來的陽光，反照的燦亮。父親正欲開口，母親已示意他坐下。手上的蒲扇一來一搖，早暗傳了不少消息；母親手中的蒲扇，幾十年的光景，早在一搖一板之間，透露了不少說話。父親是聰明人，早已料到八九分，也坐下，隨便問過寒溫，才正襟危坐的轉入正題。

母親一把主意的說：「范大姑央人說立鳳的親。這是六嬸，這是我們的當家！」六嬸聽了，忙起來作了萬福，道：「范大姑跟你家也屬本親，范少爺方自外地歸來，學問人品都有了。配你們立鳳，我看倒是天設地造的一對。」六嬸絮絮叨叨在說她的，父親也不好置喙。一向女兒的親事，兩老早說定的，非緊要的都由母親作主。他自己從半截的話腰介入來，也不明先前她們說的，更不好出主意了。六嬸說的興起，遂滔滔的往下說：「范少爺去年拜妳的團壽，你們是見過的，人那份聰敏俊俏，也不必多說了。你兩家締結秦晉，想必也屬天意。」

母親聽着也有幾分意思，遂將眼睛放向父親來。父親只是提起水煙筒，把煙絲點亮，垂下首，猛猛的吸了一口，才緩緩的把煙氣向外噴；那霧氣一重包圍着他，一時也看不切他的表情。只是一隻起了青筋的手掌，伏抓在青冷的酸枝木椅上，食指及中指不住的彈動。兩腮頰忽的鼓起，漲滿了一口痰，隨之向地面的盆上吐去；因屋裡一時的寂靜，他此一嘩啦的吐痰，空氣都震動了。母親手上的蒲扇也不期的止了下來，眼睛專注在父親的身上；六嬸也微慄的，側眼向父親窺探。腦後的厚髻也仰靠了一陣，色澤也黯淡了，惟是臉上還露出冀望的

神色。

母親的蒲扇復搖擺起來。一重煙霧也被她輕拂地掃清了。空閒頓時清明了起來。母親最終也說：「六嬖，也不怕妳說笑話了，我家人丁寡薄，女兒也只一個，若說人品呢，凡常也說的過去。范少爺自然也屬中人。只是我家出的主意，范大姑恐也難允！」

此語既出，六嬖是何等樣人，早已揣摸了來意，遂笑語道：「太太但說不妨。」

母親站了起來，走近神龕的側旁，舉手提起一座香案，上面枕着一張猩紅灑金的紅紙兒，墨落落的填着字兒。然後，緩緩的走近父親身旁，把紙兒遞了給他，並且搖動着頰上的肉，像在默誦什麼，又像耳語一般的，以父親抬起頭，向神龕默視一番。他肅穆的表情，把嘴脣的厚肉綳緊，兩眼如入定般的專注，像在祈禱似的，兩掌捧着紅紙兒，一時進入忘我境界。

六嬖看着也覺詫異。正欲下問，母親已接過父親手上的紅紙兒，徐徐的走近六嬖，把紙兒恭謹的遞與她。「六嬖，偏煩妳轉奉范大姑，我家立鳳要事人，只有過贅一途。若是范少爺錯愛，則請來秋過門下聘，否則也作罷了。此乃立鳳年庚，叨煩轉達范大姑！」

六嬖見說的鄭重，也不好再弄喉舌，只得立身授受，才回頭向父親躬腰，道：「老爺太太的話專情送到，有好回訊，保管日內送達。」說完，趁着好天氣，趕回范家莊去了。臨踏出門檻，昂首還說：「看此天氣，可會風雨了！」母親答然。即時，命人送來一把油傘，遞給六嬖，臨別再三囑說：「此事都拜託妳了，來日自當厚謝。」六嬖悄然的笑說：「范少爺是文明人，恐怕此回要說爛我的唇舌了。」母親眉心一皺，也自覺此事為難，因輕聲地說：「總之仰仗六嬖是了！」六嬖看她說的真切，也坦然道：「妳家立鳳是讀書人，她可是願意了？」母親立在門畔，把眼光放在門外；那裡有一株梧桐，高可蔽天，投下來的陰影，把整幢建築物都吞沒了。此時日已晦暗，遠天青雲驟起，偶有電光閃亮，像一切都徵兆不祥；但一排歸鳥吱啞地環繞綠枝，一切又像暗示幸福。

「這樁事也由不得她！」母親低吟地說。並把六嬖送到路口。那裡有一池澤，水枯見底，上頭有幾只野鴨在打澡，濺的一地黃泥。——待六嬖去遠了，母親回身立在池旁，幾漬淺水，顛兮兮的倒映出她的身影，遠處雲態纏綿，一陣涼風掠過，湧氣一片黃砂，撲的人連眼

睛也睜不起。待她回到屋上來時，只見立鳳尙著了校服，蹲在門前的水槽上，洗刷牠的自行車。母親趨近去，立鳳才看清了，上前抓著母親的手：「母親，風起了，妳上哪兒了？」母親不正面答覆，只說：「范大姑差人來了，才送走。」

「范大姑，她來作甚？」立鳳也不細意打聽，只是凡常的問了。說完，也不理誰，把褲管捲起，提著水喉頭，往自行車上噴水。母親倒是緩細的，揀了一座石凳，端正的坐實在門口。——立鳳洗刷了半刻，回身見母親端坐在背後，就自然的笑問：「母親，敢情是有話對我說不是？」母親微微頷首，把手抬起，向她招了招。臉上的笑容，一陣緊過一陣。立鳳即時把水龍頭撤下，反身把手上的水珠抹掉了。隨意在地上的水漬處，揀一泓明淨的，照出自己的臉影；很舒意的伸動雙手，那手掌嫩滑的，白皙的如瓷石，在腦殼上翻板，把一頭蓬髮，舒正的燙好，然後睨了牙，照看自己一排雲屏般的前齒，勾勒一個美麗的笑靨，才蹦蹦的走向母親來。「母親，什麼話請說，都依妳的。」

「賞真？」母親撫著她的手背，仔細審視她的臉龐。她今年該多大了？母親想了想，才笑了起來，馬上空氣裡喜悅了起來。立鳳只道母親笑她愛整妝，故噘起嘴，作嘔態說：「母親笑人家『暹』！」母親忙說：「那裡的話，母親是笑自己。」「自己？」立鳳不解，俱過身，胳膊支在母親膝下，母親端詳了她一會，才疼在心裡說：「母親竟也忘却你多大了！」「那有什麼相干？」母親扳過她的臉。光源透過樹枝，細柔的鋪在她的臉蛋上，那一壻特別流麗的鼻脊，一直在她臉央上佔據主要位置。臉型的削尖的，下巴微微翹起，襯著上端那雙情態欣然的眼睛，骨碌轉動，任是誰見了都心生憐愛。母親才正色的說：「妳可知母親疼妳麼？」「豈有不知。」立鳳答。揚了揚頭上的蓬髮，順手把潑下來的髮梢往後扳，一張清明的臉在陽光下發亮。「有一天母親替妳找夫主，妳可願意？」立鳳聽罷，兀的呆了呆，眼睛注在母親的臉上；身子不竟的向後挪，相距有一尺光景。「母親是要趕我走？」「趕妳走？此話如何說的？」「我尙要唸書，書猶未唸完，要我嫁，不是趕我走？」母親聽着，也乾巴巴的笑了上來。那笑也不盡自然。「傻丫頭，母親那有此狠心，不過是替妳贅個丈夫，妳還是高家的人！」立鳳聽了更不合意，嚷說：「那更不行，贅一個男人過門，已不作興了。」母親恐她動了氣，連忙勸說：「妳爹有此意思，我家人丁單薄，好歹多個人在身邊。」

說到此，立鳳也捺不住了，突的站起來，迎着風，眼眶裡一陣潮濕，也真紅了眼圈兒。「我現在明白了，就是范大姑的兒子范天佑不是？」母親沉默的點了頭。良久，兩人都不說什麼。立鳳緩步走近水壩，起勁把開關扭大了，一時直噴的一地水，水聲嘩嘩，濺的四周都濕了。一隻本是匿在大樹旁午憩的黃狗，也突然被驚醒，睜大圓融的眼珠，夾了尾巴，失魂落魄的朝後院裡走。——立鳳發了脾氣，母親也慌了，忙上前把水喉關閉。只見立鳳一臉都沾了水珠，也不知是淚珠不，總之眼眶處緋紅，透出一陣恨怨。母親把手按在她的嫩肩上，並用手撥去她頸項後的水漬，用幾乎是悽愴的聲音口說：「若是妳不願意，母親也不強使。有候六嬖來時，再作交待。」言罷，返身往內屋走去。立鳳聞言，也不忍母親傷情，即刻邁上前，扶着母親雙臂，往內走，邊說：「母親也勿怪，女兒就是多噁了幾年書才說。」

說時，二人頃刻間又體諒起來。隨着脚步聲隱去，遠遠天邊，閃露出一排電光，隨之微聞雷響，由遠及近，一聲霹靂，震的人耳鼓發聾。抬頭看，瞬息間風雲四合，疾風橫過屋樑，幾個燕子窩也垂垂欲墜。一片樹葉掠過天空，緊接着又是一片，終至滿天葉影，單的人眼睛難睜。一個鐵皮的洋水罐，被風掀起，發出一重恐怖的敲擊聲，由此而彼，一路往前滾去，聲音由巨響而至天渺，景象很是淒涼。——屋內，一家人圍桌而飯，像往常一樣，父親在上首，不時清漱他的喉嚨，不時重覆他的老話，不是說時年不好，就是嘆兒女不聽話。他還着實的問過立鳳，對范家的少爺天佑可有印象？立鳳低着頭，不會答話。父親以為她是聽不清了，重問了一遍，立鳳才把眼光投向母親。父親眼看這等情景，也領會到了幾分，遂輕嘆了一聲：「都快把女兒慣壞了。」說完，向嘴裡注了一口熱茶，然後把話題扭轉：「功課怎麼樣？學堂裡教師怎麼樣？好生用功，不要丟人……」順着說，聲氣也緩了。立鳳緊張的情緒也告鬆緩。她自然的，自碗緣窺看父親。只見他訕訕的向母親苦笑，母親也瞪着眼睛看他；敢情是母親施威把他鎮住了。小弟弟嘖嘖的噴出笑聲來，父親突瞪了眼，小弟弟忙把脖子往裡縮，收斂笑容。頓時，一記悶雷自屋頂滾過，強而有力，嚇得小弟弟和立鳳都放下碗筷，急不待的把兩耳掩住，直到雷聲去盡為止。

這件事也過了三幾天。六嬖也來了，首先她就報說，范家的少爺天佑，聞報大大的氣了一陣。說鄉下人太胡鬧，現在也作與過贅女婿。六嬖說的時候，吐詞萎縮，好像有些話不好

轉說，只是胡謔了幾句體面的話去了。臨走，母親也順情的奉了一通紅封，六嬌道謝不迭。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來年秋末了。立鳳學校裡的課業也結束了。幾年光陰換來了一紙文憑，她自己看了也着實好笑。難道這就是求學的目的？事實也不容她細量。她當初要唸文科本要充當師表的，但是父親本就不喜女孩子求學，說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後來執拗不過她母女，才勉強應承她唸商科；說至少那能幫他做生意，自己人究竟比外人可靠。

立鳳幾年熬過了，在西城這地方本也不大，照攘來去也是那些人，謀事也不輕易。加以她有志氣，就央請母親說項，好讓她到東城去求事。母親初也不允，又經她一陣央請，才說服了父親，應允她出去走一趟，並且定要找定了事才能走，不能光走到東城去碰機會。

也合該立鳳好運氣，不久託了舊同窗，在東城找到一個文書的職位，於是買棹南下。臨別時一番唏噓，人之常情，也不在話下。

立鳳定的海輪叫寶華。船定於某日啓碇，一家人早就邁到碼頭，在人潮熙攘中，把立鳳送上了客艙。下午過後，船笛也奏起了。朝天的太陽，一直都朗朗在半空，使的人個個汗淋漓背。母親執着她的手，哭的聲音都顫抖了。只是歸根一句話，好好在外做事，要真熬不起就回來。當着陽光，立鳳的額角也鋪滿汗珠，眼坑裡溢着淚花，順着頰槽直往頸脅裡流。父親平素雖曰尊嚴，此刻也頻頻拭淚，不時把手絹交給母親，囑意她不好傷心，往後女兒尙要回來的；小弟弟也埋了臉，在手掌縫隙間洩出淚水。

船終於冉冉駛行，舷尾泛起一片浪潮，白花朵的，把濃藍的海撕破。船去遠時，只見碼頭上的父母親及弱弟，手持采帶，直到遠了盡了才截斷。那一瞬間，她痛苦難狀，恨不得馬上飛回家人身邊。但去遠了，她的心情才歸趨平靜。也許一個人沉靜時，才可以思索更多更遠的問題。而她的問題太多了；事業和婚姻，都是到了她這種年齡，最惱人又最現實的問題！

她回到自己的客艙，上了門，把身上的汗衫褪換了。今天她著了一件瓦青繡圖的小絨襖，下裙是裏邊的環褶短袍；偶照鏡，益發見到自己正當青春。她盥洗過後，直在床上安寢到夜晚；用膳後，一人在船舷上瀏覽。天水之間，染得一片日紅。太陽已墜入水平線了，折照回來的霞光，沿着彩雲邊緣，金華燦爛的襯出一天華采。這樣的景緻，恐也在都市裡的人少

見的。她邊看，心裡嘖嘖讚嘆。也因日落紅霞，使她生息世事無常的感覺；眼下此去茫茫，也不知今後行止。若是早日答應了范天佑，乾脆嫁到范家去，現今自己又將如何？想着，不禁入了神。一陣海風撲來，頭上一聲嘶鳴，一隻失群的海鷗低空掠過，翅翼撲撲，發出怪響，嚇的她腦額上的青筋綻起。才回復自己的心事，竟想起范天佑了，甯不令人臉紅？她果真是臉上飛紅，惟是月亮水晶球似的掛在天空，她的羞赧沒有人看見。一陣海風，夾着腥味，催促她回到客艙，換上睡袍，在船身搖晃中尋夢而去。

此去水程約三晝夜。第二天微明即起。立鳳在船側處兜覽海風，正把一頭亂髮往後梳理；風太大，一時髮絲都結作一團。她今朝穿了輕捷的貼身衣褲，曲線尤其玲瓏；褲色是紫淡的，臂後貼一西式大口的插袋，上衣是長袖滾筒式的襯衫，花格連環，白裏透紅，醒人耳目。她還披了一件淺淺的風兜，迎風漾蕩，宛似一個清絕的麗人。——她猶在出神，背後忽的有人走動，她也不爲意，繼續梳理她的頭髮。不料背後的人，竟逕自拖了一把軟椅來，就朝在她背後坐落了。許是出於本能，她緩緩回身後望，見是一個高碩的男仕，穿了一件皮絨夾克，領翼撐得高聳的，益見出他高大的身材來。那眉目間粗健的，看着人生動傳神。腮幫下一塊鬚青，前唇凸起，前髮因風吹動糾結一片；單是那雙眼睛，已足夠一個女人神懾了。

她畢竟是女人，略一遲豫，迅速即把眼光挪開。旋之看着己的影子，在甲板上延伸到船欄，直落入海中；在水上漂浮，一若她此際的心情，忐忑不安；眼睛雖放在海外，早陽朝她的眼瞳曬，她的腦板裡，迷糊地影印了那高碩的男仕。想的想，想到遙遠處，不覺耳根發熱，暗恨自己多心；女人想男人，無論如何總應含蓄的，她對自己的露骨，不免感到吃驚。

海風來的益猛，她欲抽身回返，詎料那高大的男仕，兀的欄在她面前。她驚惶不已，下意识感到遇強徒，眼睛瞪大，張大嘴，血潮在身上湧，正欲發聲呼喊，那男仕溫馴的向她施禮，昂直的站在她脚前，聲調平和的說：「高小姐，妳可不認得我了？」

立鳳見他露出善意，才驚魂甫定的向他細看。半晌，才發出聲音說：「這豈不是范家的范天佑少爺？」語罷，天佑才朗朗的笑了起來。「竟巧，在船上碰到了，也是到東城去的？」立鳳才羞答答的寒喧起來；問知他亦到東城做事去的，暫時在一家機關裡任職。二人談着，竟熟絡了起來。三晝夜的水程，加起來所談的話，比一對戀愛三五年的情侶還要多。但是



說也奇怪，二人從不談及說媒的事。過去的還談來幹麼呢？要緊的是此際有個好開始。

船抵東城後，各事安頓，立鳳立刻寫信回家，書報平安。末了告訴母親，她在船上識了一個紳仕，姓范的，人好的要緊！

母親把信看罷，心裡起疙瘩，自言自語說：「怎麼又是姓范的！」父親在一旁抽水煙，也聽不清楚竟，隨意說：「又是甚麼啦？」母親沒好氣的橫他一眼：「儘抽煙吧，沒你的事！」說完，跌在自己的沉思裡。

(七五年五月)

---

■請閱：

■宋子衡短篇

小說集

■棕櫚出版社出版

■郵購處：

Penerbitan Palas

Sungai Bongkok Estate,

Bedong, Kedah.

■每本訂價馬幣二元正

---

宋子衡

# 黑令

## ——之一

「喂！亞忠亞火的燒還不能退，剛才我探過他們的額角，好像更燙手，亞火的眼睛有點翻白，你看怎麼辦？」

正在廳角發愣的華通一聽到他妻子的這些話時，立即感到一陣虛脫，眼前一片黯黑，幾乎就要昏倒過去。他扶着椅背，慢慢地尋找一個坐的位置。雙眼失神地又懷疑地直望着他妻子，嘴巴張開着，雙手却又不知在空閒抓弄着一些甚麼。那可能是一種堵塞，或者是一種補助，當他感到絕對空無時，這種下意識的舉動或許可能勾劃出一點意義。過了半晌他才問着他妻子：

「燒得很厲害嗎？你有沒有弄錯？昨晚不是已經退了。」

「你自己去摸摸看，好像有點昏昏迷迷的。」

華通只覺得週身軟軟乏力，想站都站不起來；另一方面他確沒勇氣去接受這個事實，他只希望是妻子判斷錯誤。他真想逃避，如果不能擺脫這個困境，無疑地他將會倒下去。他非常不明白這些事為甚麼會接踵而來，難道這真的是天意。

前幾天他老大的第二兒子亞錐，就是在發了兩天高熱後，終於不幸死亡。現在這情形竟

發生在他兒子身上，都看過了兩趟醫生，病況不但沒起色，反而在逐漸惡化，這怎不使他焦慮；所以他會想到用弱者的態度來擺脫這個即將面對的可怕事實；但是他又像被甚麼更可怕的東西絆住似的，動彈不得。他像一個戰敗者，終於只好摧毀了那逃避現實的可怕意念。

本來孩子們病倒，是很平常的事；有時氣候轉變，乍寒乍熱，孩子體質稍弱的，都很容易患上感冒。不過，現在的情形不同，因為他老大那天真伶俐的亞錐，竟是在短短的兩天內即告死亡。在華通看來，這不可能是普通的病，像他這兩個兒子，都看過了兩次醫生，可是那些藥都起不了任何作用。那兩個小生命只是整天昏昏沉沉的倒在床上，時而驚叫，時而喃喃自語，這情形怎不叫他心焦。

華通仍舊坐在那張椅上，仍然站不起來，只是那樣空漠地逼視着；他逼視着的對象並不是某種物質，而是那恐怖的死亡，他覺得它已太逼近，彷彿它已散佈在這個家庭裡的各個角落；他在那昏黑的視覺內，清楚地看到了他老大的第二兒子亞錐在空閒浮遊着，緊跟在亞錐後頭的竟是他的兩個孩子，在那空冥之間遊戈着，划向另一個境界；恐怖的，殘忍的死亡境界。

忽然，華通終於站了起來，以一種瘋狂的突擊姿態站了起來。但這動作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突擊目標，而他也不明白這將會產生甚麼後果，只是很穩的站了起來。當然，站得起來可能對他本身有一種補助，那是顯示着他還有持續下去的能力，而且還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這不幸的局面。他搖幌着起步，一步一步的，要去觸摸那無知的小生命，那可能即將被死亡遞奪而去的可憐的小生命。他爲了要確知一個真相，他總不能迴避這可怕的局面，他有扭轉這局面的義務。從許多客觀角度來看，這未必已經完全陷入絕望，甚至這並不需要借助於奇跡。這只是一場病而已，不應該會那麼輕易死亡的。於是，他毅然地掀開了門帘。兩個孩子都安靜地躺着，他妻子匍匐在床上一旁。他一眼看去，就直接地感到這只是在滋長死亡的力量而已，一切都太靠近，他是最忍受不了那種近距離的。他悄悄地走到床邊。俯下身，那隻伸過去的手確是在抖動着，且那麼的冰涼。當然，這是他那股信念的決定性時刻。正當在要觸及亞忠額角的剎那間，亞忠忽然側過身去，那隻小手也就自然地碰到他那隻伸過去的手。他急忙的縮了回來，驚愕了一下。這可能是一個拒絕嗎？難道是那股冥其中的力量正在作祟？

他感到惘然。看着他妻子那一頭散亂的髮。臥室的陰暗更充滿着那使人窒息的氣氛。他堅決的再度伸過那隻手，很肯定的在亞忠和亞火的額角按了一下，他的臉即刻被一陣痙攣蓋過，在他收回那隻手的時候，他又看到妻子的臉頰上有一道淚滴直往下墜。但他已面對着，而且是正面的，只是想不出要怎樣進行挽救，醫藥失去了功能，病情又在逐漸加深。他迷惘地步出房門，睜着眼睛四週，總覺得不該在這時候使自己失去支撐。

在華通跨出房門之際，看到他妹妹秀茵從屋外惶惶地走進來，臉色蒼白，走動時已失去了平衡。他正想開口問個究竟，他妹妹已仆倒在地。他又怔住了，這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在錯愕間才想起他妹妹會在老大的兒子死去那天，說過感到頸部不舒服的事。他呆了片刻才驚叫起來：

「秀茵暈倒了，秀茵暈倒了！」

他妻子即刻從房內驚惶地走出來。本來就够憔悴了，又再加上這一樁突然而來的事，更嚇得她不知如何是好。華通急忙把他妹妹扶上躺椅，手忙腳亂地在各個穴道上按着捏着。在這個時候他也覺得自己有點像失去重心的樣子。整間屋子在旋轉着，立刻拉了一張椅子坐下，先鎮定了自己，才推動着他妹妹：

「秀茵，秀茵，你怎樣？是甚麼事？」

他妹妹終於逐漸甦醒，在迷迷糊糊中只應了一聲：「不知道」又睜上了眼睛像在睡着。華通見他妹妹已醒過，才安下心來；可是，他自己却已步入一個迷罔的境界。這次他意識到自己已完全崩潰。許多不簡單的事件接連着發生，老大老二的都遠離家門，一切重任都落在他身上，他已被壓得幾乎沒喘息的機會。當然，他不會放棄所有挽救的機會。因而他感到彷徨，這些事都不易解決。但他似乎已有一個最後的抉擇，除了這條路可挽救他家人外，已沒有其他辦法了。他的視線開始在廳中的各神位上巡視着。他覺得現在或許只有神才能解救他妹妹和兩個孩子的命運。

當那間廟宇的輪廓出現在華通的眼中時，他的心即刻拂過一陣那種雨後初晴的開朗。他穩定着步伐，滿懷信心地跨過了那道門檻。

他先買了一份香燭紙料，在壇內各個神位上進過香，然後靜靜地坐在一條長板檯上，等着扶亂時間。

接着又來了幾個中年男女，有的臉上也佈滿憂愁，有的却若無其事。那幾個人進了壇內後，各自先後在神位上進香，有的口裡還喃喃地禱告着。

華通看到了這些人，才知道有這麼多同樣遭遇的人；那些人所面對的問題是不是同樣的，是不是也感覺到已處在絕境裡，而這條路也是最後的抉擇。他真想跟那些人進行交談，因為他很希望和和那些人的交談中，可能會聆聽到一些比他的遭遇更嚴重更悲慘的事。可是，那每一張臉龐都掛滿着深遠的拒絕，只見他們都各懷心事的把眼睛投落在能够築起他們的信念的各種神用器具上。華通他也不例外，在這段時間內倍覺無聊，那幾件不幸的事又開始蠶蝕着他。在他再度悟覺自己已處身在神壇內時，他才鬆弛了下來。他看着那一塊塊被香火燻得發黑的匾額，有的是浮雕，有的是書寫。上面的字有「神威顯赫」，有「神通廣大」，有「有求必應」，有「佛光普照」等等，都沒系統地垂掛在發黑的牆壁上。在各類匾額的下款都署上了沐恩弟子的名字。華通在這時竟暗自微笑起來，因他很肯定那些名字都是受過恩惠或是獲救的人。

他又看着神桌上擺放着種種都能使人得到支柱的器具。青色紅色黃色的符紙、硃砂、毛筆、神印、銅鈴、釘球、寶劍；最後華通的眼睛似乎特別注意着那五支不同顏色的令旗，尤其是那支黑色的。他知道它具有最高法力，最能顯現它的法力的就是驅邪逐魔這些事。華通因此而撇下了許多焦慮的事，彷彿自己已從那絕境中走了出來，竟而忘形地向坐在他身旁的——一個婦人這麼說：

「聖仙公真靈驗的，甚麼災難都能解救。」

「是呵！」那婦人心不在焉的答了一聲。

華通本來想多搭上幾句的，却被婦人那雙深鎖的眉頭阻住。他徹悟到那婦人的內心一定比他更焦急更痛苦。只好尷尬地坐回自己的位子上，不再去騷擾他。他那雙眼又落得那麼無聊，東張西望。其他的人都靜靜地在等着，只有他顯出些微的興奮，不甚像是來求神問事的。他又看到幾個男女向着神廟走過來，不過並沒有直接走進壇內，在外面閒聊着，談的却是

一些求神以外的事。這是他所意料不到的，他們到底是來做甚麼？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只好把那雙耳朵縮短。

好不容易才把需要挨的時間都挨過去了。一個全身著紅衣紅褲，頭上綁着一條紅布帶的中年人出現在壇內，那就是乩童了。他心頭即刻掠過一陣緊張，因那些事能否解救，將會在短時間內得到明確的答案。

那個子瘦小的乩童開始燃了一束香，在神壇主位上喃喃唸了一些神咒，接着把香分插在各個神位的香爐上，然後又拿起那掛在壁上的銅鑼敲打了一陣，才坐上那張繫了紅漆，椅背畫了一個大太極的神椅，眼睛微閉，雙手合十，嘴裡又開始唸着催神咒。另一個好像是會話的人也站進了位置。華通在這個時候却反而焦灼不安，手心溢着冷汗。他是覺得該有所準備，這是一個緊要關頭，一切都得交代清楚，神才有辦法查出禍因。乩童已開始全身扭動起來，接着就作了個手示。那會話的人就開始向坐在壇內兩旁的人這麼說：

「你們有甚麼事？現在可以開始問。」

華通因為是最早來到的一個，他立即站了起來，走到乩童的身邊；那距離却是出奇的接近。他意識到這一下，將會使自己那敗壞的意志得到激發，所有的災難也可能被消除。因此，他已不能再考慮到人的尊嚴問題；於是，他虔誠地跪了下去。

## ——之二——

秀茵倚在門邊望着深邃的天際，看得那麼入神，她看着的是那一片在風裡逐漸被捲散的雲霞。那種難以揣測的變幻，彷彿就是她自己的命運。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怎樣被納入這可怕的境地，只記得她好像跨過了一道界線，那道分隔兩種不同命運的界線；然後就整個人陷入昏迷狀態中。她祇十九歲而已，活力充沛，是一朵柔陽下的花蕾，在那晨露與清風間織着綻放的夢，欣然領受着蝶與蜂的純情。

那天，在她生命中永難磨滅的一天。就是當她大哥的第二兒子亞錐不幸病逝那一天，不知是否因為一個小生命的突然離去而感到過度的痛苦和恐懼，竟而產生了那種敏感，在生與死交替的剎那間看出了人的悲慘輪廓，致使自己在瞬刻間也不由自主地崩蹋下去。從那時起

她就開始感到身體不適，頭暈目眩，整個軀體就像失去了重心，搖幌不定。起初還以為只不過是感冒之類的普通病，在經過醫生檢驗後，才知道那根本不是甚麼感冒，但醫生也不敢斷定那是甚麼病，只說可能是虛弱引起的而已。在這場突變後，經常圍繞着她的已不再是那綺美的青春夢幻，而是一層層可怖的陰影。亞維生前那活潑狡猾的臉龐和那死時緊閉雙眼的情態，時時都錯縱地交疊在她腦中。但最嚴重的還是那道生與死的明確界線，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正面觸及死亡這事。以前她父母死時，年紀還小，甚麼都懵懂；而那天，當亞維在臨危時，大家都在急救，就是她抱着亞維的。所以她看得最真確的一次，辨別了所謂生與死的不同處，她甚至感到那種生與死的氣息在體內交流。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竟使自己支持不住；手脚冰冷，昏昏欲睡，對甚麼事都感到沮喪。這場病更使她覺得害怕的是有時非常清醒，有時却迷迷糊糊，甚至於不省人事；有時會堅強得要設法怎樣去鞏固自己的生命，有時却懦弱得想即刻摧毀自己。她懷疑着自己難道已全面地承擔了那死亡；當她意志薄弱的時候死亡之神乘虛而入。這是怎麼回事，一個完好的人竟會在這短短的時間內遭受到死亡的侵蝕，可能嗎？又偏在這個時候，她三哥的兩個孩子也跟着病倒在床上，這該是不尋常的一回事，這不可能是一種湊巧，那麼又該怎樣去解釋，該怎樣去挽救。整個家已被一種濃濃的愁悵氣氛籠罩着，她只覺得一團煩亂，沒法子再去揣測自己的命運；或許就和那片在天空裡悠悠飄逸而突地被一陣風捲散的雲朵又有甚麼異樣。

瀰漫着整個家的是愁悵，而重重圍困着她的却是那股恐怖，真的就像有一縷陰魂在糾纏着，迫使她自然地走入絕境。當然，她在掙扎，她要尋求解脫，她仍堅信生命不致於這般薄弱，命運也是可以抗拒的。如果能够借助於某種神秘力量。當她三哥提議去求神指示後，她就一直清醒着。

驟然，她三哥那迷濛的影子已出現在她眼前。那張臉凝結着的却是一片厚厚的陰霾。

秀茵躺在床上，那雙暴露着凶光的眼在死瞪着天花板。她所懷疑的那些事真的已逐漸成爲了事實；但她仍想用甚麼來補救，來克服這場災難。她又想着方才的事。

「想想看，妳有沒有把像片送給別人？有沒有得罪了甚麼人？不然爲甚麼會有人要打妳

的主意，要陷害妳。」她三哥這樣追問着她。「現在幸虧是彼神點破，要不然我們就會大禍臨頭。」她三哥看着腴默的她。「現在這事也很難解決，本來破財消災是無所謂的，可是我們要去找那兒找這筆錢，那些壞人討的價是兩千，兩千塊談何容易，這筆錢如果交不出，每晚將會有鬼怪到我們家裡作祟，而妳也會在三天內發瘋，因為那些壞人已在妳的像片上作了降頭。」她愕然地看着她三哥。她三哥看着她三嫂，又看了她一眼，像在等着她說話。可是，誰會知道她此刻的心裡是如何的恐懼和煩亂，幾乎就要窒息。只聽到她三哥又在滔滔地說着：「聖仙公賜了一張大符，是要配帶在妳身上避邪用的，另三張是每晚在七點鐘拜後燒化，如果三天內妳的病沒起色，那就要請聖仙公到我們家裡來驅邪，要不然就沒辦法醫治了。」她聽了這些話後，實在是承受不起，即刻又陷回那可怖的淵藪中，整個軀體變得冰凍，不由自主地在抖動和抽搐着。在這恐怖情形的侵襲下，她臉色青白，終於號啕大哭起來倒在床上。

秀茵那頭鬆亂的髮，顯示着她的病情在惡化。那天當她三哥提起求神的事過後，就有一段大的時間非常的安定和清醒。可是，在聽到她三哥帶回來的那些話後，整個人就像被解散似的，怎樣也支持不起來。她感覺到的就是有一縷死亡在她體內遊蕩着。其實她已準備承受那死亡。

她在迷糊間忽地開始覺悟到一切的不尋常，這儀式完全是針對着她的。她感到駭怕，在一旁顫抖着。

她看着整家的人都在忙着。在大廳正中特地擺上了一張四方桌，兩張椅子，桌面擺着一個臨時香爐和一對燭台，三牲五菓，以及一些驅邪用的器具，紊亂地堆在一起。而她却像一個沒事的觀望者。

乩童著上了扶亂時所穿的紅色衣服，在額部圍上一條附有靈符的紅布帶，坐在那張準備好的椅上，開始唸着符咒。秀茵也被令坐在一邊。

乩童跳着站了起來，拿起端在桌上的一碗十二色花水，到屋外四週潑着。又撒過了一陣鹽米，然後坐回原位。他從劍鞘中拔出那把滑亮的劍。秀茵一時看得目瞪口呆，心驚脈跳，不知乩童要作一些甚麼。乩童執着劍在伸出的舌尖上輕輕地割了幾下，血於是涇涇流出，他



把頭俯到桌面，伸出舌尖在符紙上畫着，連續畫了好幾張，然後令旁邊的人將靈符貼在屋外四角，和秀茵房內。

秀茵在這個時候所需要的是一種絕對的支柱，而不是這荒謬的儀式，她的信念在動搖着，她不相信這樣會使自己恢復正常。她是在掙扎着，但她却像被某種力量縛住似的，總沒法子掙脫。她又懷疑着真正的支持不住，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產生的。她只有靜默地等着那些即將面臨的事。

乩童牽過秀茵那雙冰涼的手，看着掌上的腦紋，像在尋找着病的根源。而她却把視線移向其他的人，不敢正面對着乩童。

乩童拿起劍在她臉上指劃着。從額的正中移到鼻尖到喉部到胸部，然後在空間劃了個大弧形。接着就命令所有的人必須離開家五十步，只有中邪的人才能在屋內。

大門被關上。秀茵更感到驚恐，可是她週身已柔軟無力。乩童又焚化了一張靈符在一碗清水裡，要她喝了一口，過後，她在逐漸昏迷。當那乩童大聲吆喝，搖着銅鈴，和舞着那面黑令時，那陣風從她臉部刮過，她幾乎要昏倒。她只覺得那面黑色旗幟有一種魔力，使她完全迷失。那面黑令仍不停地在她週圍搖幌着，她的視線就一直被那黑令牽引着。那一陣陣刮過來的風，使她感到一陣陣的冷。而她仍能清楚地聽到乩童的指示，她在服從着。當她把自己的衣服解開後，就已完全的癱瘓下去了。

稿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大山脚

## 野鴿的行程

清晨五時半。鬧鐘响。洗刷完畢，他提了一箱攝影器具，蹣手蹣腳的開了門，一脚就踏入朝霞裡。門，把她及稚子緊關在陰暗的冷夢中。

來到水灣，朝陽已輝面迎人。灣裡泊着一群無帆的艇，每艘都是那種入睡的樣子。灣面水波不動，魚群不時做着牠們彈水跳躍的晨運，若一串寫在水面上跳躍着的音符。盈耳是鳥雀鳴聲組合的晨曲，四方八面的由周遭的叢林傳來。天藍得很，水灣如鏡，魚鳥自樂的清晨，他如一團悶沉的黑雲，懷着滿腹的憂郁，浸浴在欣愉的朝光裡。矛盾的相配，黑白的錯結。一清早，他的聲音就得踏起孤絕的回響。

勉強調好像機。從觀景器中觀看世界。擺左，見綿綿不絕的紅樹林，菌密的生滿水涯。望前，有成群白身白桅的帆艇在做它們的人魚之夢。迴右，先見泥濘的沙岸，繼見一釣竿。隨竿而上。一個戴着紅帽的女垂釣者。環視四周。不遠處還見另一男垂釣者倚在橋上。喂，怎麼釣了這麼久，還不見有魚上鉤，煩死人了！女的向那男的喊着。我看這裡的魚是不上鉤的。男的提高了嗓子回答。誰說不上鉤？我不是一條已上鉤的魚麼？他自己尋思道。上鉤的魚要逃脫必定是要付出痛苦的。他提着像機走到水旁，見魚兒無知的在水面上跳動。再望望

那兩個佈下陷阱，以扼殺生命為娛樂的年青人。他真想走過去，向他們說：如果你們是魚兒就好了。

一隻鷹自河的上游飛來。水色如鏡，河面鷹與影雙飛。一切都似乎被這美好的晨光凝定了。只有這鷹，孤寂的左盼右顧靜寂的滑翔於河面的上空。看到鷹的飛姿，他有一種無名的衝動，彷彿那鷹是他的同類之一。他蹲匿在一叢紅樹林下，靜觀那鷹在河面上盤旋，落足及至停息在其中一棵較高的樹樞上。晨光洒滿鷹的身體，牠稍理羽翼後，便茫然無目的左盼右看。他在樹叢下，也同樣感覺到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河灣上，那種孑然一身的孤寂感所產生的壓力。牠和他，有太多的共通點。他望着藍得擠不下一片雲的晨天。他想：一天的開始竟是這種藍色的憂悒？

記得那是個清寒的夜。他與她同處一室。一個自稱是他的親屬的男人突然從夜裡走入他的室中。那男人說他是個推銷和平的人。他把檀香燃起，以驅走心中的嘔吐感。在檀烟嫋嫋中，他磨煉着自己的耐力。那男人向他說：據說你和她近來已摺藏面目相對，是不是她會塗污了你的巨幅照片？聽了這問題，他心中不禁起了一種很奇異的發笑感覺：我沒有認為她如此。那麼，你和她之間的語言為何是沉默？他轉過頭去，直瞪着那男人；你明白什麼是話不投機？你知道一種叫做情絕義盡的情況嗎？那男人為之語塞。稍息片刻，那男人不死心的問：難道已鏽凝成形了嗎？冷了的鐵不再有什麼軟質，而你若強力拗彎它，它的心已不是它原來的心了。他淡然回答。那昔日你和她又……他轉過面去，不想再和那男人談下去。因為他知道那男子不是他談話的對象。多談了反而會被認作瘋子。

河灣上釣魚的人因苦等無獲，很不耐煩的搖着魚竿，一時埋怨天氣，一時埋怨潮汐。那鷹還是保持着那種孤落落的表情。一時之間，他突然開感到世界雖大，但生靈與生靈之間，却為一層厚沉沉的孤絕所開隔。及此，他遂收起攝影器具，以四十五公里的時速，讓那隻野馬哈奔馳於網絡似的車道上。他的目的地：不可知悉。

禪心已斷人間愛，只有平交在。在車流中，湧現出蘇軾這段詩句。他的思潮便更加澎湃了。他到現在才真正清楚那種連根拔起，或活活劈開的感覺。多希望真有那種放下了就拂袖而去的斷然豪情。但一憶及稚子清瑩的雙眸，他的雙足便被那眸色鈎絆住了。有時，他真的

痛恨自己，無法擺脫這種沒有實質的愚情執着。

回到石室，空無一人。冷然若冬的氣氛。這曾經是他夢寐以求的所謂的溫暖的家。時間已將它沖刷的清冷如泉。他在床上稍息片刻。迷惘間，竟分不出到底是置身在夢在真。金剛經句：一切有相皆虛幻。他以這句子的真實性反照着自己的過去及那些記憶。在他心的深處，有一種熱烈的聲音在懇懇的喚着他：醒來吧！從這個執迷愚痴的夢醒來吧！恍佛間他感到自己是個遍體鱗創的傷者，自烽火中披足而出，踉蹌的來到一面鏡湖旁，從湖水的反照裡看到自己醜陋的軀體以及那些往昔恩怨所留下的痕跡。剎時，驚悟昔日的愚痴是多麼的無謂。她第四度留下箋條促他早日辦妥離異手續。他淡然的看完她留在梳妝台上的箋條，彎過身去，整整床舖。以左足盤上右足盤下的姿勢，去坐定那個焚得燦爛的傍晚。在入息與出息均勻細緻時，他的心什麼都掛不着了。

張眼時，夜已侵滿石室。他匆匆披衣而出，置身於繁華色亂的夜裡。去赴一個友人的約會。從一間放映喜劇的電影院出來，人人都歡欣的談論着片中令人發笑的情節。他亦和友人笑談着。誰知一走出戲院門口，仰首竟見一輪圓月清冷的掛在夜空，他的興緻便迅速的退落。友人們依舊嘻嘻哈哈的邊走邊說，他却退入了寂寂的領域。他一直警告自己：不要做個天才演員。其中有一個友人發現他的沉寂，轉頭問他：你怎麼啦？他忙答道：哦，沒有什麼，戲都演完了，就應該下台了。友人看着他不解的說：你到底在說什麼？他連忙指着月：看，好明亮的月呵！指月的剎那，他突然決定了明日和她辦妥那件事。

看你活得蠻快樂的，自由自在，隨心所欲。一個友人突然劈頭劈面的削下這句話。他打着哈哈回他：是嗎？表面上是如此；因為你只看到我歡樂的一面呵。那友人聽了，也打着哈哈回應一陣。兩人跟上前面的一些友伴，一群人逐漸步入夜的深腹中。此時，他感到他真個身輕似燕，心止如水。在情義盡滅的時刻，月色如雪，他以鱗傷的雙足踏响每一秒冷冷的月色：

踏破二十四橋的月色

頓悟鐵鞋是最盲目的蠢物！

而所有的夜都鹹

所有路邊的李都苦

不敢回顧：觸目是斑斑刺心的蒺藜

恰似在驢背上追逐驢子

你日夜追逐着自己底影子

直到眉上的虹采於一瞬間

寸寸斷落成灰，你才驚見

有一顆頂珠藏在你髮裏〔註〕

在他裝滿月色的眸裡，有一縷孃孃如煙的蒼茫升起。他彷彿又見到天色斑斕的暮。暮裡有風，風裡有晚鐘的餘響，晚鐘的餘響裡飛着一隻孤落的野鴿。在他連續的撲翅裡，霞色便被牠雋酒的羽翼收盡。多少次，他已分不出，野鴿是他，或他是野鴿。晚風裡，誰也說不出野鴿的下一個落足點將在何處。

在車來車往，灯色紛然的夜，他踏着自己命運的路，走着走着。在夜的深腑中有甚麼在前頭迎待着他已不再是件重要的事了。

（註）周夢蝶詩

（七五年四月廿四日起稿）

七五年五月十一日完畢）

黃繼豪

# 終站

（一塊流膿的土地

漸漸地淌出血來

據說：

一道傷口糜爛了數千年

是妊娠期便受創的胎傷）

擎舉火炬的神祇已不再招架天空的攻勢

以及爲了某種立姿而僵硬自己

炬火落處，燃亮了吠月者兩道仇怒的眼神

火火起

我們竟是躺在煙斗里的菸草

痴騷的尋找失落於風中的自己

復活節後

才發覺自己原是鑲幣上猙獰的人像  
喋喋而笑

卑微如仗恃金銀箔遮羞的冥紙

我們把臉笑成哭的樣子

把頭顱摔成骰子

任日子的平面滾動匆忙的鞋跟

以牙牀和牙垢證明存在

以娘兒們的裙裾扼斃每一隻渴焦的喉嚨

以流言鼓響每一排聲帶的琴鍵

我輩非神

乃為設計自己的脚步而與影子爭執得面紅耳赤

所有的右手迷信着

武器是最令人肅然起敬的勳章

因之，一株株小草被搖撼至死

而人們果真忘了天空是甚麼樣子

忘了在冬日收割陽光是否是合理的行動

逕自担心礮管裡熟透的太陽是否還在

是否凋落在園地

我們揪下了太陽的金髮

摸黑趕路

像脚把趾關進鞋子的地窖裡

永遠在黑暗中苦役

從此雲們長不出雨的鬚髭

# 「8人詩集」 已出版

也 溪 豪 際 水 豪 元 鍾  
靜 英 無 來 繼 牧 正  
林 丘 鄭 望 陳 黃 陳 潘

訂購處：  
五月出版社  
30, Jalan Girang  
Singapore 13  
每本定價星幣貳圓

大地整容  
生命就打着酒噎做出諸般無奈的手勢  
仆倒在未付車資的列車上  
在爬滿雲朵的棚架下施肥  
在煩惱的儀仗隊面前邁過  
在死亡的檢閱官面前挺

軀身直

七五年三月八日



林鶴華

# 星期旅征

(1)

植立於十方格以外

守候一盞綠燈的通行

黃燈的啓示後

却急忙的左右衝過

號聲翁翁

橫切過一顆跳跳的心

方格以內

方格以外

可以在車輪底下

找到一具血凝的安全

印在提控紙上

一個腦袋

恆守候一個個  
紅燈。  
綠燈。

(2)

百磅在三英哩加重  
泥塑的脚  
錯亂的蹣跚上征途  
張着鹽味的口  
去吮吸煙霧  
半滴水是留給下英哩  
落入泥的能 乃  
與地心拔着力  
生根的脚啊  
欲飛却揚不起半尺  
一個極速的伏身  
雙眼在雙淚中滾筒  
不見前景 前景不見  
在燈白的煙裏吃泥起身  
然後 用泥手擦着泥嘴

(3)

將一星期疊集  
注入一杯廉酒裏  
脫下帽子  
脫下臉孔

傾杯飲盡滿嘴的粗話  
而醉不是那回事  
在滿褲袋裡  
找獲不到

( 4 )

列隊走過  
讓日子檢閱着每顆  
滿汗的臉孔

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

張瑞星

# 招魂

---

「上帝，請原諒我跟你開了個小玩笑，  
因為你跟我開了個大玩笑」

——佛洛斯特

---

●第一場

●人物：阿當（男）

夏娃（女）

莎且（老頭子）

●時間：某夜

開幕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歡樂頌」悠然奏起。舞台上僅有一張長木櫬，阿當與夏娃坐在櫬上依偎。（他們穿着芭蕾舞衣）背景是點粉紅燈光映在銀幕上。

留着長鬚子的莎且從舞台左邊走出，立在阿當與夏娃面前。他手裡拎了籃蘋果。音樂驟然中斷。阿當與夏娃「啊！」的一聲分開，坐正。充滿耐意的望着莎且。燈光漸亮。

莎且：別那樣看着我——唉！（嘆了口氣）

阿當：你滾開！

莎且：（轉向夏娃）我給你們帶來了一些果子。

夏娃：什麼果子？讓我看。

（莎且把那籃果子放在檯上。）

莎且：你們不是不準吃伊甸園之東那株大葉樹上的果子？

夏娃：是的。祂還說不可以摸呢！一摸我們就會死亡。

莎且：（笑）哈哈！那是祂騙你們的。你們吃了那果子眼睛便會明亮，便會有智慧，能知道

善惡……。

阿當：夏娃，別聽他胡說八道。（向莎且）你快給我滾！

莎且：（笑，向夏娃眨眼）好，我走我走。

（他從舞台左邊走出。）

阿當：那個老傢伙，不知從那裡跑出來！

夏娃：那些果子怪可愛的。

阿當：（抬頭往上看了一眼）呵，要下雨了，我先回去拿把傘吧！

（他從舞台右邊走出去。這時，老頭子莎且又從左邊走出來，走到夏娃面前，她有點

驚奇。）

夏娃：呵你還沒走……？

莎且：（把籃中的果子取出，遞與夏娃）哪，這是送給妳的，快收起來。我走了，再見。

（莎且拿了空籃子匆匆走出。阿當剛好從右邊走出來，手上拿了把雨傘。）

阿當：（驚奇地）噢！那兒來的果子？

夏娃：樹上採的，我餓了。你呢？

阿當：我也餓了。

夏娃：那麼吃吧！

（兩人吃果子，鼓聲劇烈响起，接着又是貝多芬的「歡樂頌」。燈光漸暗。十分鐘後，音樂與鼓聲中斷。幕後的錄音機放出雷响聲，然後是狂風暴雨聲。阿當與夏娃已吃

完了果子，張開傘，兩人在傘下翩翩起舞。紫與淺黃的幻燈交錯明滅照射。幕徐徐下

●第二場

（幕啓，舞台上空無一物。紅色燈光黯淡。幕後播放出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然後舞台左邊放出「歡樂頌」，右邊放出「英雄交響曲」，同時低低播放。幕落）

●第三場

●人物：男

女

老頭子

●時間：某夜

幕啓。一對男女青年背對着觀眾，坐在長檯上，面對着一幀繪着一株類似菩提樹的樹木，與一個圓月在樹梢，滿天星斗的佈景。藍色燈光黯淡。幕後傳來一陣低低的機械操作聲、汽車聲與電單車聲的錄音。

（偶爾傳來一二聲口琴音。）

男人：妳聽，那是甚麼聲音？

女人：（聽了一會）沒有呵！

男人：妳再聽聽看——（自言自語）聽，那好像是星子的迸裂聲，牠要從那一顆星星下來呢？（望向星群）不，那是流動的風聲，呵那是泉聲，不，簫聲，對了，聖籥之聲，是

牠來了？……：

女人：你說牠會不會來呢？

男人：（肯定地）會的。牠說過牠會的！

女人：但是已經十一時五十分了。（又看錶）

男人：（安慰她）耐心的等吧。

女人：（忽然想起）我們都在等待。

男人：是的，我們都在等待。

（燈光更黯。一個留着長鬍子的老頭子從舞台左邊走到那對男女背後。他手裡拿着一盞蠟燭，在夜風中閃爍着。）

老頭：你們在等待什麼呢？

（男人與女人都被嚇了一跳，不約而同的轉過頭來。）

男人：你……你是誰？

老頭：一個老頭子，你們可以叫我莎且。

女人：你來做什麼，我們又不認識你！

老頭：（笑）哈哈，你們已遺失了那份記憶。我是不是你們要等的人？

男人：你這糟老頭，你到底有甚麼目的？快說！

老頭：你們不是在等待我？

女人：不是。是祂。

老頭：（失望地）呵是祂。可是你們來的太早了，祂不會在這時出現的。這是我的時光。

女人：祂要幾時才出現？

老頭：破曉時分。

男人：你胡扯！

老頭：（聳聳肩）人們都這樣相信，爲這樣的相信而快樂。破曉時分是最黑暗的一刻！（神秘地笑）其實，你以來得太遲了，那次雷雨夜後，祂就永遠不再出現了。哈哈！

女人：（有點害怕）你……你說什麼？

老頭：我說祂永遠死了。死了，就是死了，就是一切。凡從塵土來的必歸於塵土。就是這樣，

，嗯，就是這樣。

女人：不，祂不是從塵土來的！不！

老頭：那麼祂來自何處？火星？金星？

（男人與女人都無言對望着。）

女人：祂會復活的，即使祂死了。不，祂只是離去吧了。那種死是美的，那麼神秘莫測，祂

會重臨的，我們期待着。

男人：我們等待着。祂答應我們總有一日祂會到來的！

老頭：所以你們每個晚上都來等待？

女人：是的，夜夜如此！

老頭：然而祂死了。那夜之後，每個人都被解放了。每個人都是一個神。

男人：不！

女人：噢不！不！我們要等待！

老頭：祂不會再來的，永遠不會，因為祂已經死了。死了，你以知道麼？死了的怎會復活呢

？瓦拉狄密爾和艾斯特拉聖的等待是有意義的；而你們的等待是虛無的，噫，虛無的

！

女人：然而祂到底是怎樣死的，如果你說祂死了？尼采是騙人的，我們知道。

老頭：在一個風雨之夜。不，應該說是夏娃與阿當吃了伊甸園之東那株樹上的果子之後，他

們便與祂一樣有知道善惡的智慧了。那夜狂風暴雨大作，伊甸園失去了它的平靜，那

是祂臨終前所咒的。那一剎那祂便消失了。此後的一切傳說都是假的，我便是見證人

。

男人：你胡說，妖言惑人，你是千年老妖的化身，看你的鬍子！你再不走我就不客氣了！

老頭：那你們再等待吧！百年，千年。紐約、巴黎、開羅或雪梨都一樣！再見！

（那老頭從舞台左邊徐徐走出去。）

女人：他走了。

男人：他走了。

女人：他說得會不會是真的？我們是否白等了？

男人：不會的，祂一定會來的，我們要等待？

女人：但是那老頭說……

男人：他是沙旦，魔鬼，沙旦！魔鬼！

女人：但是他說——

男人：不；祂不會死的！祂只是離去吧了。



女人：已經過了子夜，我們回去吧！

（幕徐徐落。）

#### ●第四場

●人物：中年男人

中年女人

●時間：某夜

一個中年男人與中年女人背對着觀眾，面對着一幅繪着一株類似菩提樹的樹木，下弦月，滿天星斗的佈景。沒有音樂，燈光比前場亮。

女人：我們等了這麼久，可是祂還是未來。你說祂到底會不會來呢？

男人：大概會吧！祂不會說謊的。

女人：可是我們已經等待了四十年啦！四十年啦！你知道麼！

男人：四十年了？不會吧！

女人：是四十年了。

男人：不！也許祂就快到來了。也許今夜便來也許明夜。我們耐着心等待吧！反正已經四十年了，多幾十年也不要緊了。

女人：……我……我開始懷疑了。也許那老頭子是對的。他是沙且，她是見証人。

男人：別胡思亂想，十二時了；還有一個鐘頭。

女人：（突然立起，面向觀眾）不！不！我不要再等待了。我要回去了。多少個夜晚失眠的期待到頭來我得到了什麼？不！我要回去了！祂真的死了！死了的怎會復活？

男人：妳……妳說什麼？（也立起，面向觀眾）

女人：我要回去了！

男人：不！不！妳不能走！

女人：我再也不要等待祂了！我再也不要等待他了！祂不會來的！

男人：不！不！妳不能放棄！妳已等了四十年了！

女人：（從頸項解下配有十字架的鍊）哪！這是十字架，還給你了！你自己去等待吧！我去

---

請閱

蕉風文叢 6  
蓁 蓁 著

# 蓁蓁論文集

定價一元正

郵購處：

CHAO FOON MONTHLY,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了！（開始向舞台左邊走去。）  
男人：不不！妳不能走！不不！……

（女人終於走出去了。）

男人：不！我還要再等下去！祂會到來的，總有一天祂會來臨的！我一定要再等待。是真理的，終歸是真理，祂一定會再來的！可是爲什麼還不來呢？（哭聲）邊是祂來過了？……不！不！我還要……再等下去！再等下去！

（他又坐回長椅上，背向觀眾。燈光漸暗一陣口琴聲响起又漸漸低下。暮徐徐落。）

——終——

●七五年五月十五日完稿於關丹

# 風訊

□黃潤岳的專欄「閒思錄」，因郵遞需時，停了兩期，作者現旅居加拿大，以旅加雜感為題，寫了四篇春夏秋冬的文章，本期刊出冬天和春天兩篇，下期將刊出夏秋兩篇，是愛讀黃先生文章的讀者的好消息，黃先生答應繼續將這個專欄寫下去。

□林子惠的「訪陳瑞獻談法國現代畫展」是一篇訪談記錄，陳瑞獻就是牧玲奴，在這篇訪問中，他對這個法國現代畫展，作了一個概括式的介紹和說明，訪談記錄的最後一段話這樣說：「我們經常聽到有關現代畫的討論，有的指責，有的讚揚，百聞不如一見，這是自己觀賞自己作判斷的時候。」這段話談的雖是現代畫，但適合於一切藝術創作，無論指責與讚揚，皆是百聞不如一見，見後而作判斷，這是「指責與讚揚」的先決條件。

□溫任平的「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回溯」，談的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文中感慨之事頗多，此文在今天刊出，雖有明日黃花之感，但本地

報章雜誌對此事少有報導，本文之刊出可讓讀者了解當時情況。

□宋子衡、謝清和鍾瑜的小說，有一定水準，更可喜的是，他們對創作的不懈努力，常有作品發表，可以說是「能將作品拿出來」的三位作家。

□邁克的輕描集，常有神來之筆，輕輕寫來，別有境界，像這一期的「孕」的第一段，很平凡的題裁，很偶然的所見，通過筆觸，就呈現了電影裡一個非常清新感人的畫面。

□林鶴華、黃繼豪是新加坡新一代的詩人，我們願意看到更多新人的作品。

□張瑞星創作甚勤，希望他這股創作熱誠能繼續下去，本期刊出他的戲劇：「招魂」，表面看來，荒誕不經，作者實有所示。

□我們自刊出「書評」欄後，因評論者的態度公正，頗獲讀者的支持。上期我們請特約書評人郭書遠評鍾瑜的「風塵劫」，評論文與原作同期刊出，頗受讀者歡迎，有些讀者來信，希望郭書遠以後多作同樣的評論，我們已將這個意見轉給郭書遠了。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三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KDN 857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69 期 ● 一九七五年七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